

少年勵志故事

# 頑皮的子孩



物 讀 志 勵 年 少

# 頑 皮 的 孩 子



3 0543 8662 2

上 海 正 氣 書 局 總 經 售

## 序

少年兒童的心境裏，有着兩個世界：

一個是日常生活的世界，這裏有工作，遊戲，也有快樂和憂愁，讀書和放假；而且還有親愛的家族父母，兄弟，姊妹，不但如此，還有我們的友好，所心愛的事物，甚至我們的仇敵。這世界是其實的世界。

另一個，却是理想的世界，這裏是什麼國王，公主，英雄，俠客，探險家……他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驚心動魄的歷險。

許多少年兒童，因為日常生活的平靜，因為他們生來是好奇，所以追求着一切驚天動地的事業，他們愛聽種種神祕莫測的故事和險幻百出的經歷；對於現實生活的一切，似乎覺得非常冷淡。其實，在現實世界中，正有許多許多的理想世界中一樣的奇特的驚人故事，只是不會被大家注意，所以埋沒着而不發現出來；也許這些事情因為牠們是和少年生活接近，更能引起少年兒童的愛好。

本書敘述是個頑皮孩子的經歷，就是把現實世界中所埋藏着的一切驚人的事蹟，用生動的文筆，一件件記述了出來；這些都是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行動，日常生活中的動人奇蹟。這個頑皮孩子正和我們的少年兒童一樣，他愛玩，愛淘氣，愛惡作劇，更愛尋求快樂；而所做的事情，更是沒有一件不是我們同樣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他自己雖然承認是頑皮，但正是一般天真活潑的少年兒童的天性表現。

這裏面的故事，無論有的使人同情，有的使人發笑，也有的使人流淚，更有的使人驚駭萬分，但都十分熱鬧，十分有趣，而又十分真實的記載。你在讀過本書以後，不妨也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和他對照一下。譯者又是在小學校中和小朋友們常在一塊生活了很久的教師，因此譯筆更適合於少年兒童們閱讀。本書在美國行銷已達五百萬冊以上，各國也都有譯本；和採作補充課本的。我希望我國的少年兒童，也都能像美國兒童對這位頑皮孩子一樣，或為親切是伴侶；同時更願愛護兒童的家長和教師們，在讀過本書以後，誠懇地介紹給你們的子弟。

林蔭一九四〇兒童節

# 目次

一 自我介紹……………	一
二 固執的成見……………	三
三 船上的奇怪水手……………	七
四 到了新的環境裏……………	一二
五 祖父的住宅……………	一八
六 一羣新朋友……………	二四
七 被拘的一夜……………	三三
八 地雷的爆炸……………	四一
九 蜈蚣會……………	四八
一〇 決鬪……………	五三

---

一一 我的小馬……………	五九
一二 老祖父的惡作劇……………	六三
一三 大雪戰的一幕……………	六七
一四 海中的大難……………	七二
一五 老朋友……………	八一
一六 水手彭的故事……………	八六
一七 驚天動地的礮聲……………	九一
一八 冒險去嘗試一下……………	九八
一九 悲慘的別離……………	一〇七
二〇 最後的結果……………	一一〇

# 少年讀物之一 頑皮孩子的故事

美國亞立敘里其原著  
余 鏡 譯 述

## 一 自我介紹

本書雖是一個壞孩子的故事，但並不壞到怎樣的程度，只不過有些頑皮罷了；這一點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為這壞孩子便是我自己啊！

我在這裏，急於要聲明的，我並沒有什麼重大的罪惡要懺悔。我所以要把我的故事稱他做頑皮孩子的故事，一面固然因為我並不是一個神童。一面便是要讀者知道我和普通故事中一無過失的小孩子是不同的。最明白些說，我何嘗不是一個富於感情而天真可愛的孩子。我也有天賦的同情心。我極不想做安琪兒，也不願和安琪兒站在一起；我歡喜讀魯濱遜漂流記。不願聽傳道師的話；我有了錢，不願送給斐基島的土人，却想買薄荷糖和牛奶糖吃。總之，我是一個人間平凡的孩子，同新英格蘭大多數的孩子差不多，決不是故事中那些不近人情的孩子。下面，我來開始說出故事的本文吧。

學校裏新來了個小朋友，我決定要和他攀談幾句。第一句問話便是：「我叫湯姆，你叫什麼？」如果他的名字中聽，我便親熱地和他握手。否則，我轉過頭去便走。因為我最聽不慣那種希金維金斯發立金的名稱。但對於馬登華雷斯巴拉，却都能得到我的信任和尊敬。

天哪，幼年的那些親愛的小同伴有的如今已長大成人了——律師，商人，船長，軍士，著作家……各種人物都有。

費爾亞當，一個怪好聽的名字。現在他在上海做領事。聽說他已結了婚，那位太太是姓王的；我祝賀他和他的王太太住在藍色的塔裏，交叉了雙腿，喝着清茶，過着快樂的日子。也許他已經學會幾句不十分流利的中國話了。孔維德做了法官，又真靜，又聰明，他的鼻梁上架着眼鏡。甯說起他的鼻子，又記起了當時的趣事，因為他鼻上有許多雀斑，我們一級裏的同學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胡椒粉」。現在胡椒粉竟做了法官！倘若我有一天到堂上去，當衆叫他一聲「胡椒粉」他不知怎樣態度對我呢？馬登在經營酒業，也很發達，我會喝過他製造的好酒。他的滋味是十分甘香的。華雷斯死了，他安靜地睡在葬地裏。哈立司他是玩雪球戰的大將，現在不幸也死了，時間真快哪！六年以前，我親眼看見他統領了一隊人馬，開拔到普陀馬開去的。勇敢的哈立司，他不管死活衝進敵人的隊裏去，可憐他的一生竟送在敵人的鎗刺上。

人的變幻真快，我們分離，流浪，結婚，甚至死了！我真驚奇，許多幼年的同學現在竟變成什麼樣的人了？

我常常回憶過去的一切，真是可愛而神祕的事。有時我是多麼愉快，我竟獨個子發出笑聲，康威是我的死對頭，他也變了模樣。他光滑的赤髮上，顯着輝煌的光圈，是如何的美麗偉大！

現在我要說述我幼時的故事了，但我的老脾氣還沒有改掉。我叫湯姆，你叫什麼名字？我最親愛的讀者，我可以決定的說，你不會是叫維金或斯潑金的，我們互相的握手，大家儘量的親愛吧！

## 二 固執的成見

我生於利佛木斯，但是我實在還沒有認識這個美麗的新英格蘭市鎮，因為我們不久便達到新奧爾良去了。

我的爸爸，把大部分的家產，投資於銀行事業，他從沒有把一部分的現金從銀行裏提回來。不過這是後來的情形，我們慢慢地再說吧！

大人們告訴我，當我們搬家的時候，我還只十八個月的嬰孩，這樣一個年紀的小孩子，對於家庭的住處，當然是不知不覺的。到幾年以後，爸爸告訴我，要叫我到北方去讀書，那時我已有了主張和解說。當爸爸對我說話的時候，恰巧有一個小黑奴歲姆在我身邊，我一脚把他踢倒，同時又在走廊裏頓足大喊：「我不願意到央斯人隊伍裏去！我不願意到央斯人隊伍裏去！」

瞧！我是一個南方氣魄的北方人。在我的腦海裏，簡直沒有新英格蘭。因為我最深刻的記憶是南方的一切，一位老保姆克陸媽媽；一座雜草叢生的大花園，花園的中央，是我們的住宅——用白石築成，有很闊的走廊——住宅的四周，種着一行行的橘子樹，無花果，木蘭樹，把吵雜的市街完全隔離。

漸漸地我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所以我隱瞞人家，希望人家不知道我是北方人。我總覺我做了北方人，我是不幸者。好在時間是很長久了。路也遙遠了，我又從沒有把這秘密告訴過同學，我是「央斯人」。因為他們一提起央斯人都是隨口笑罵，任意侮辱的。我常常私心裏在痛苦，我竟不幸，做不到路易斯安那人，我雖然不能生在路易斯安那地方，至少也得生在邊境各州，才是道理！這些深刻的印象是克陸媽媽給我的，她曾經說：「北方沒有好好的上等人。」更有一次說：「如果有無用的北方人，挑撥主人，把我趕走。我一定用木棍去打他的頭。」她說話的時候，眼睛裏的憤火，逼視着什麼人的模樣，並且舉起雙手，作打的姿勢，像打着「沒有用的北方人」這個情況，到現在還留在我的腦海裏。

其實我對於北方的見解是正確的，像今天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人對待美國一樣。我這樣猜想：那地方的住民有兩種——一種是紅人，一種是白人。紅人常在黃昏時候，走到紐約，把逗留在郊外的女人或孩子，用野獸的行爲，把他們捉住，拉他們的頭髮。白人不是獵人，都是學校教師，每年有大部分是冬天，那地方全部的建築物，都是些簡陋的草屋泥舍。

我理想中的北方情形是這樣的，難怪我一聽到要到北方去讀書的消息，要嚇得踢倒小黑奴了。這個過失，大概讀者一定能原諒我的，因為我若不這樣辦，我不是要給他們送到虎嘴裏吃了嗎？至於小黑奴歲姆，原是我的拳頭架子，當我不開心的時候，隨我拳打腳踢，只有時候少打些，有時候兇狠些罷了。



我這不可理論的爭吵却使我的爸爸好久摸不着頭腦。尤其是他看到我滿臉現着恐怖神情的時候可憐的小黑奴歲姆從地上戰戰兢兢地爬起來，偷兒一般的逃走了。這時候爸爸拉着我的手，領我到自己的閱報室裏去。

他走進去，便坐在一隻大竹椅上，背靠着椅背，他溫和地問我爲什麼不願到北方去讀書的理由。爸爸問話的時候，我細細地瞧着爸爸的臉，我像在猜度他，也許爸爸是不歡喜我。後來我把不願到北方去的意見告訴他，看見爸爸顯出十分興奮的眼光，想一口氣把我的那些玩具毀掉，他又問：「湯姆什麼人害你的？竟把這些愚蠢的思想，佔去你的腦海。」他說着竟滾下淚珠來。

「爸爸！克陸媽媽告訴我的。」

「你真以爲老祖父的毛毯上綴着骨珠，護腿布上飾着敵人的頭皮嗎？」

「是的，爸爸！也許是不對吧。」

「也許是不對，噲！湯姆！你真使我又氣又好笑啊！」

他說完把臉鑰到了手帕裏，像非常痛苦的樣子，足足有一刻鐘工夫，他再抬起頭來，我看見他兩只紅紅的眼睛。

這時候，我深深地感動了，雖然我對爸爸爲什麼哭，沒有十分了解，可是爲什麼我那句話，會使爸爸這樣傷心，也許是爸爸誤會了，以爲我認老祖父有做印第安戰士的可能性。

從那次以後，爸爸每天夜裏，把新英格蘭的故事告訴我。於是我對新英格蘭得到清晰正確的觀念；早期的努力，逐漸的發展，現在的情形——我也曾在學校裏聽過，但是我對於歷史一科，少有興趣，所以留在腦海裏的，只是些模糊的印象，不十分清楚了。

爸爸給我說明以後，我不反對到北方去了；而且不但不反對，更引起我去旅行新世界的好奇心，因此連睡也睡不安靜了。在我的腦中，不時猜想着各種好玩的事情，雖然我心中對於紅人的印象，還沒有十分廓清。我回憶起來是多麼有趣啊！我爲了對紅人的惡感，私下預備了一枝小手鎗，到上船以後，我把小鎗放在褲袋裏，預備在波斯頓上岸以後，作對付那些紅蠻人應用。

我所以不能廓清腦海中的紅人，那是有因果的。因爲在南方的森林裏，紅人確實幹過使人恐怖的行爲。就是新奧爾良報上，常常可以看見紅人的消息，過路的旅客，常常被紅人刺死。這些事情在南方發現，誰可以決定說北方沒有呢？

因爲我的急躁和好奇，在出發前幾天，我就急着要走了。不過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原來替我買了一隻小馬，所以我才格外的性急了。另外爸爸又答應我每到夏天，他和媽媽都來看望我，難怪我安心心和老祖父去同居了。

一天，我們動身的日子到了，唉！我們要離開那深藏在橘樹林中牆上蔓延着葡萄藤的住宅，我上船以後和小黑奴歲姆說聲再會，又和克陸媽媽分別。克陸媽媽緊吻着我的臉，她非常悲傷，她淚珠斷

線似的滴到我的臉頰上。

我們都上了船，回頭望着家裏的屋尖，心坎也有些酸苦。船離岸的時候，我的克陸媽媽還立在園門口，遠遠地望着我們。只有歲姆露出六隻門牙，在微微地私笑。這時，我勇敢的向他們揮動手帕，嘴裏喊一聲：「再會。」船調轉尾巴，他們和我們的老家漸漸地消失了。

誰知道呢！我們從此就不再見面，永久的分別了。

### 三 船上的奇怪水手

這一次的遠行，我却不太清楚了，那時因為我到了海上，暈船不舒服。

我們趁的那隻船叫蒂芬，據大人們的詳述，說這船駛行最快。後來我知道這船的速率，僅僅是廣告的力量，駛行的速度，並不怎樣快。

這船的資本，我爸爸也佔四分之一；我們所以要搭這隻船，也就是股份關係。我聽他們說爸爸也有四分之一，我可猜不出我爸爸的一部份，究竟是那一部份，後來經我詳細的猜想，決定是那船尾的一部份。

我們是住在一間很舒服的頭等艙裏，那艙的頂上有一扇圓窗，牆的兩邊，有二架木床，是行客睡的。

當船離開岸邊的時候，甲板上人聲吵雜，船長拿了錫器在大聲叫喊，可是船上的人似乎沒有一個人聽到，都不去注意他，船長竟把臉孔漲得緋紅。水手們却只在自在的哼着船歌，對船長的說話，沒有一個去理會他。我在旁邊覺得那些水手們非常快活。水手們的中間，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個飽經世故的矮水手，從他的外表上看去，看出他很得意。他的年紀大約有五十歲左右了，一雙碧綠的眼睛，閃閃的發着光輝，帽邊下拖着一圈黑髮，像王冠一樣。不久，他把防水帽脫下，一個光滑平整的頭頂搖擺在我的眼前，看過去，似乎他小時候，給人在上面坐過一般。

這人的棕色臉很使我愛他，其實最使我羨慕的，却是畫在他左臂上的一幅可愛的圖，這圖裏是一個婦人的頭和一條魚的身子。這魚婦人的頭髮是青黑色，手裏拿着一只粉紅色的木梳。我自小到現在沒有看見過這美麗的東西。爲了這，我決心要認識他，我又私心在打算我願意把手鎗送給他，然後請他在我的臂上照樣的畫一張。

我正站着呆看，心裏在稱讚這件美術作品的時候，忽然有一隻胖胖的小拖船駛近蒂芬的邊頭。一隻大船，一隻小船，牠們靠在一起，看起來，牠們的形狀是怪有趣的。我的好奇心指使我叫我去看看這隻小船，究竟來做什麼事的。於是我走近船邊去。

不多幾分種，那小船已駛到我們面前，看見牠噴了一口氣，怪叫一聲，立刻我們的船離開碼頭，給小船拖到江心去了。我驚愕住了，我真猜度不出牠有多少力量，牠竟能拖走這樣一隻大船，而且牠是

輕便不費力。看上去像一隻螞蟻拖了一塊麵包屑跑一樣。牠倆的比例，不知要大八倍或十倍以上哩！船到河中以後，風浪便大了，把我們弄得搖擺不定，可是我們自己却並不在動。只覺得岸，船隻，碼頭，閃電似的向我們船後飛去。不多一刻，什麼都看不見了，除了兩岸的平原，籠罩着高大的松樹——這裏是毒蛇和鱷魚的出沒之所了，我們一路看見不少的沙灘。

正在駛到了一個轉彎角，爸爸突的對我說：「湯姆！你注意吧！這是故鄉的最後一部份了，這是少有的機會了。」

我默默地點頭，我遠遠的望着新奧爾良，看去只是一樣沒有顏色的東西，那查理飯店的圓頂，吻合着日光。

以後呢？——淡灰色的天空，天藍的海水。我們到了海口，那隻小拖船便離開大船，和人在喘氣一般。牠嘲笑似的說：「蒂芬！我的工作完了，以後你自己去奮鬥吧！」

偉大的蒂芬給這麼小巧的東西拖走了，在牠當然是氣不過，現在有了自由，是何等的高興，立刻揚起偉大的白帆，像展翅的海鷗，活潑地在海中飛舞。這時，我正站在爸爸的身邊，在機器間外，看着孩子們沒有看見的東西，不論那一個孩子都會覺得開心。不一會，暮色四週籠罩下來，濃霧也做我們的屏風，於是我們回進艙裏去吃晚飯。

桌子上放着許多美味可口的東西，什麼新鮮的菓子，牛乳，冰凍鷄絲……看見像是好味道，但是

我的胃裏，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在作怪，只覺得每件東西上有一股柏油氣。正當我們吃喝的時候，不料那船震蕩起來了。這一來，可叫我們吃苦不少。我們吃着用的叉刀，也沒有握送到嘴裏，突的一動，又到了口裏，忽又轉到眼睛裏。酒杯和盆子也跳起舞來，叮叮噹噹的響聲，奏起樂來。天花板上的銅鍊子，也擺來蕩去，如醉似狂。地板像有了彈簧，一會兒高高地舉起，一會兒突然的落下，只把我們的腦袋，混亂痛苦。

這船上的乘客，連我們一起在內，只不過十多個人，除了船長以外，大家早已回到艙裏去睡了。

待大家靜了以後，爸爸便和船長下棋。船長叫脫勒克，是一個禿頂的老紳士。我對於棋雖然不十分懂，但是看他們細心的躊躇，謹慎的動作，把各方的白人和黑人搬來移去，這可使我注意又好玩了。正在局勢緊張的時候，忽然那船一側，把白人和黑人滾成一團，我爸爸笑了，可是這位船長非但不笑，並且憤怒地說：「倘若船沒有側動，這盤棋是我勝了，現在碰巧給你成了和局。」

今天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終提不起興致，頭覺着重，心口上怪不舒服的。我便倒在爸爸的膝蓋上，我又說：「爸爸！我想睡了。」

這時候風浪更大，蒂芬像在拚命的掙扎，蕩漾得非常厲害。我就爬到上層的鋪位，適意地睡了。還有一點使我滿意的，便是我的衣服放在足後的木架上，如果海盜來了，我可以輕便的拿取我的手鎗，和海盜對抗。

已好幾天了，我對什麼事物，那感不到興趣，只覺得我整身體像倒掛在那裏，並且不停的打着圈子。我爸爸常常爬上來逗着我玩，叫我小水手，叫我打起精神來，但是什麼也沒有用，什麼也不能使我快樂了。

一天早晨，砰！很响的一聲，船邊上的那座大礮開了。隔了一會，砰！又是一大礮。這把我驚住了，沒有事是不會開礮的，我料想一定是海盜來了，我有了這個念頭，便竭力掙扎起來，去拿取褲袋裏的那把手鎗。直到後來，才知道蒂芬是在對科特角行敬禮，因為科特是南來海船最先看見的陸地。

這時候船不動了，我的病也好了。只是和媽媽一樣，手足不願多動，面色也青白了。

我第一件大事，便是要交結那位手臂上畫着青髮女人的水手。果然在船頭的水手房裏找到了他。我看他和愛可親，我預料我們之間，只要一刻鐘，就可以成好朋友了。

據他自己告訴我，他環游過世界二三次，肚子裏有許多許多的故事。他又說他因為常在海上，所以覆舟的慘禍，每年至少遭遇着一二次，他對於海上的事業，差不多件件都做過了。

我問他說：「先生！你的名字，可以叫蒂芬吧？」

「什麼！小孩子！我的名字叫彭甲明……噲！但我也可以叫蒂芬了。」

他既把名字對我說了，我當然也要把名字告訴他的。我於是對他說：「我叫湯姆」他聽了，呵呵地笑了一陣，握握我的手。

後來我和他十分親近了，我便發覺他是一本完美的活動畫冊。他的右臂上有兩隻錨，一粒星，一隻扯着滿帆的巡洋艦；他的胸前有兩隻可愛的綠色的手握著；我又猜想他身上的各部分，還有許多好畫。我以為他是愛好繪畫的人，所以把許多有價值的作品帶在身邊，時時可以看見，我認定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因為從前有一位愛好音樂的人，便把鈴縛在手指上，把鐘繫在腳跟上。明白一點，我看定彭甲明是不可多得的卓越人材。

他對我說，那胸前的一雙手是紀念他的亡友的，這辦法是如何的動人啊！我後悔，我不該和克陸媽媽隨隨便便的分別，應該留些紀念才好。於是我千恩萬謝地請求他，請他在我的胸前畫一雙紅手，或一雙黑手。但是彭甲明說：「這些顏色是用針尖刺進皮膚裏去的，刺的時候，很是痛苦。但我勇敢的對他說：『我決不怕痛的。』並且又要求他立刻動手。

這位老實的水手，似乎想顯顯他的本領，便把我領到水手房裏去了。當我的希望快實現的時候，我的爸爸恰巧走來了，他問也不問，不聲不響把我帶回艙裏去了。

以後，我便沒有機會和彭甲明談話了。因為我們的船上生活，已告結束。波士頓的政府辦公屋頂，我們也望得到了。

#### 四 到了新的環境裏



蒂芬進長埠港的時候，正是一個風和日暖的五月早晨。印第安人是不容易看見這樣美麗的早上的，他們天天不肯早起的。

水手們十分忙碌，把旅客的行李從艙裏吊起來，我這時立在船面的最高峯，第一次望着波士頓。當我們的船進了港，我才看出波士頓的屋子建築在一座比較大的小山上。山頂上有一所大建築物，那就是政府的屋子，神氣活現地站在最高處，像一隻可愛的老母鷄，四週圍着色彩不同的小鷄。後來漸漸地近了，可是給我的印象却不大好，覺得那座城牆沒有新奧爾良的偉大尊嚴。

以後我對於沒有規則的屋子討厭了，幸而聽爸爸說，我們快要離開波士頓，我心裏在如何的期望爸爸的說話實現呢！當時我無精打采的靠在欄杆上，忽然看見一個赤腳麻面的小孩走到我下面，他叫我到碼頭上去，他能打贏我，並且叫我給二分錢給他，這二分錢，我認爲很便宜，但是我沒有爬下去，反爬上一層，睜大眼睛對他呆看。這麼着，他可發怒了，便跳腳大罵不止。

到利佛木斯去的火車在正午開，所以我們船上趕緊吃過了午飯，就坐四輪車到車站上去，一路上不知轉了多少彎。

不一會工夫，我們已上車了，從車窗裏望出去，真有味；一會兒上橋，一會兒穿地道，一會兒把村莊切成兩半，又一會鑽進松林去了。一路經過許多站，我們都沒有停留，雖然每次經過一個車站，總有人跳出來，揮動綠旗，似乎在招呼我們停車，可是我們是特別快車，除了龍頭添水以外，都不肯輕易的停

我的記憶力，真有些特別的時候，一點事情也記不牢，有的時候一點點小事情，我却永遠不會忘記的。初次坐火車到利佛木斯，距今已三十多年了，但真希奇，有一件事情我還明白的記着，簡直和昨天碰着一樣。

當我們開慢車穿過阿姆頓村的時候，我看到二個孩子在馬房後面打架。雖然我僅僅看了一眼，不過照我的理想，那兩個戰士勢力均勻，並且努力廝殺，誰也打不倒誰。當然，他們現在早已打好了，也許都生了小打手，但是我的腦海裏還在猜想，這場戰爭，不知到底是那一個打勝的。

車子足足走了兩個鐘頭，機車叫了一聲，接着開車的搖了一陣鈴，便駛進一座兩頭開通而光綫暗淡的木屋裏，車子停下來，就聽查票喊了：「利佛木斯到了！」

我們的旅程完成以後，爸爸便和月台上的一位老人握手。

這位老人身材挺拔，看上去很是健康，臉上有血色，態度莊嚴。頭上戴白帽，身穿大燕尾服。不用說，這位老人便是我的外祖父拿德了。我小時候，就養在祖父家中的。母親下車以後，和他接了好幾次吻。我雖然只有十八個月的關係，但是我心上覺得非常快活。

外祖父早給我們預備着一輛馬車，我坐進車子去，就問外祖父我那隻小馬怎樣了？外祖父說：「牠是十多天前到我家的，現在住在馬房裏，正盼望我去看牠。」

我們車過寂靜的古老街道時，我便覺得利佛木斯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街道又長又闊，兩邊高的榆樹蓋着太陽，好像是仙子築成似的。大多數的住屋前面都有小花園。一條澄清的河流，圍繞着全鎮，曲曲折折，再流到海裏去。

利佛木斯原是一個著名的海港，港的面積很大，又闊，所以大小的船隻都可以進港。當一八二一年，我們和大不列顛戰爭的時候，所有的私船都到這裏來，或從這裏出發，去劫敵人的商船，有很多人從這次戰爭的時候，發了財。可惜現在是沒有很多船到利佛木斯來了，商業也移到別處去了。那古舊的大堆棧老是空空的，沒有一些貨物，所剩下的，只有螺螄和水藻，日光晒着發出可愛的香味，除了過去的一點貿易遺跡以外，什麼也沒有了。

我坐在貨車上，將近利佛木斯時，我最注意的，只有整齊的街道和美麗的榆樹，其實有許多事情，都是後來知道的。

利佛木斯是古老的市鎮，我小時候，聽小朋友中有一種傳說，說當初哥倫布第一次踏上美洲陸地，便在這裏。我又記起來了。「胡椒粉」還那地點告訴我，這是千真萬確的，一六一四年，史密司船長會探險到這裏來，那時候利佛木斯還生着野草的空地，所以他認為這是美麗的地方。

利佛木斯在殖民歷史上佔着重要地位。甚至每一間屋子，都有一種傳說，僅僅是粗陋和美麗的，不同吧了。但我却很少看到這許多屋子的市鎮。我們不妨在最有名的一間屋子前，多玩一下吧。

這是一座正方形的木頭建造的屋子。牠有彎彎的屋頂，深凹的窗框。而且在窗上門上都有精細的雕刻——橡葉，仙子的頭，奇奇怪怪的合在一起；可惜這些東西，有的已看不清楚了。這所屋子所以成名，到不是因為年代長久或色彩動人，其實所以他的成名在各個時代中，都有各該時代中的名人到這裏來。

一七七〇年，牠是一家貴族的旅館。他門口左邊，有一塊招牌高高地掛着，上面寫着：「哈立法克司」幾個字。這旅館的主人翁是一個忠臣。當時有一部分僑民，因不願苛捐的痛苦，解下大不列顛的束縛，所以王室順宦，就在這旅館中舉行秘密會議。不幸這消息給叛徒知道了，大家連夜來襲擊，並扯去了招牌。他們裏面的人，以及主人幾乎來不及從短牆上逃走。

打壞的旅館，足足有幾個月沒有人去整齊，直到逃亡了的主人，有悔過的表示以後，大家才准他回來。他來了以後，他在門前掛一塊新招牌，寫着：「威廉畢脫亞美利加的好友。」這末辦了以後，就沒有有人和他為難了。

一七八二年，有法國艦隊停泊在利佛木斯港裏，六個領頭的軍官，穿着金線鑲邊的白制服，便駐紮在這旅館裏。有一天，有個目光銳利一頭黑髮的美少年走進這所旅館，來訪問法國軍官。這位就是拉法夷脫，過了四十年，他又來過，可是他的頭髮白了，走路搖搖擺擺，和少年時代比較起來，像是兩個人了，但他那個愛自由的心，可沒有老哩！

接着又有一個衣服漂亮的旅客，乘了四輪馬車，跟着許多侍者，來到這座旅館裏，這位就是「獨立宣言」上簽名的罕可克！他粗壯的字跡，還留在宣言上。

「威廉畢脫」的門前，立着三個年青的侍者，以世界上最尊敬的禮節，招待旅客。那時候，正在法國革命，那三個少年便是奧良公爵的兒子——路易斐立伯和他的兄弟。後來路易斐立伯做了皇帝，他也會到過利佛木斯地方。那時朝廷上有個美國女子，他問她，那古老的旅館還存在嗎？

到過這座旅館的，還有比法王更偉大的人物。那便是聯邦總統華盛頓了。他來的時候，是這旅館最後的一個客人了。在一七八九年，他睡過的寢室和餐室，至今還充滿着莊嚴的神聖氣味，可惜現在那愛爾蘭房客不知愛護這屋子。

我在利佛木斯的時候，那旅館的樓上，住着一位老太太，她叫約瑟林。華盛頓來時，她還是個年輕美麗的女子，我們可以從她的畫像上看出來。

她房間裏的火爐上掛着一面鏡子。那鏡子雖裝着塗金框子，但玻璃已碎了，塗金和水銀也落了不少，我們照的時候，已看不清自己。這鏡子有什麼重要呢？原來那鏡子上面插着一根褪色的鳥毛，這鳥毛是華盛頓離開時，從他自己三角帽上摘下，親手送給約瑟林作紀念。

這許多值得的事，使我非常歡喜。好幾次星期六下午，我爬上動搖的樓梯，到這間光線不充足的房間，坐在一隻硬背的椅上，聽着老太太講她少年時代的故事。她講了四個鐘頭，她的說話是如何的

可愛呀！不過她有老病常常躺在床上，已有十四年不出房門了。這位十八世紀的老太太，她對世事，什麼也不知道。並且她不愛新花樣，肚子裏全是老古董。她甚至沒有看見火車、輪船，對於船上的汽笛聲，也沒有聽見過，因為她年輕的時代，有錢人家往來都是坐馬車的。倘若她看見高貴的紳士和衣服襤褸的窮人並坐在一節車箱裏，她一定會驚愕得合不攏嘴巴。

這位可憐的老婦人，旅館的主人不收她的租金，她的食物，由鄰居們供給她。她現在已是九十九歲的老人了。她對於食物挑選非常精細，如果送東西給她，要是不合她胃口，她便立刻叫人送回去，並且說一聲：「約瑟林小姐謝謝你們。」

也許我說得太多了——其實我的意思，是叫讀者們得到更明白觀念。因為我以後三四年的童年生活，都消磨在這樣古老的可愛的市鎮上。

火車站到老祖父的家，馬車的行程，一共是二十分鐘，至於是怎樣的住宅，裏面住着怎樣的人物，我再慢慢地告訴你們。

## 五 祖父的住宅

利佛木斯還有一所拿德公館，這住宅是非常體面的，這地方都用名人的名字做公館的名字，像華爾福公館，維納公館，德來佛公館……雖然這些公館的主人，不是自己的名字。

拿德公館，他已有一百年的歷史了，他建造的目的，是紀念我們的祖先的，倘若我們的祖先是個木匠，他一定知道，這樣的材料，這樣的技術，所造成的建築，其實在現代的建築裏，決找出這樣偉大的建築的。

這屋子的柱子，距地面很低，屋的正中有一條寬闊的長廊。你若進門去的時候，在右面可以看見一只黑色的桃花心木的大鐘，看去像埃及的木乃伊。長廊的兩邊有門通到大房間裏，牆上有許多畫片，——多半，是糊壁紙——一羣英格蘭農夫，戴着意大利的帽子，在海邊的草地上跳舞。近海岸的地方立着一個儒雅的漁人，正在靜靜地拖起一條小鯨魚的東西，他像對於前面的海戰，一點沒有注意一樣。戰船的對面，又是陸地，又有幾個農夫在跳舞，老實說，我們的祖先都是有名的人物，可惜他們對牆上的裝飾却不十分能幹。

這些古老的房間裏，却沒有一隻火爐，但是有着裝烟囪管的大洞。一座寬闊的梯子，從走廊通到二樓，上面一切的陳設，和樓下的差不多。再上去便是樓頂。這樓頂的安排是非常奇怪的。那裏有脫穿的椅子，有破了的桌子，開花的帽子，有開口的舊鞋，有舊手杖，還有瓶，罐，釜箱籠……什麼東西都有，要是都說給讀者知道，那可不容易了，但是空閒的時候，坐在那裏聽聽雨聲，看看故事，却是一件舒意的所在。

祖父的住宅，離大街不十分近，大門前有兩棵美麗的榆樹，大風大雨的當兒，那榆樹的枝桠常常

來襲擊門窗。屋子後面，有一座可愛的花園，牠面積很大，有幾畝地呢！園子裏，滿是梅樹和醋栗。這些大樹，年紀都已老了，大部份都死了，所剩下的，只有一棵梅樹。春天的時候，結着蛋那麼大的梅子。西北角上，有一條小路，直通到車房和馬廄。讀者看到這裏，一定會猜想我去看自己的馬，是很快的。一些沒有弄錯，第一天，我每隔半個鐘頭，去看一次吉卜斯當我去看牠第四十次的時候，她重重的踏了我一脚。牠真是一隻聰明的小馬，對於牠，我有許多話要說呢。

這新環境裏，我除了小馬以外，便要算我的臥室了，這臥室使我十分滿意，牠的地位却在前門的上面。

從生下來到現在，我從沒有獨個子的房間，偏偏這第一次的房間，是特別的寬大和整潔，這裏比蒂芬船上住的地方要大三倍。窗簾是花棉布做的，被褥也很講究。四週的糊壁紙很特別，灰色的底上，滿是帶葉的樹枝，牠和大地，任何樹枝不同，每一枝樹枝上，有一隻黃鳥，而且每隻黃鳥身上，都有大紅的斑點，像出過天花的孩子。這種鳥一共有二百六十八隻，中間還有兩隻合在一起的。

有一次，我躺在床上，數這鳥的數目，可是數得睡着了，在夢裏，看見牠們成羣結隊地從窗口飛出去。從這次以後，我把牠們當做有生命的東西看待了。

屋子的一角落，有一隻洗面檯，那檯子有桃花心木的抽屜，檯上有一面塗金框子的鏡子，此外，有高背椅子。床的上面，有兩格書架，架上有十多本書，——像天方夜談、聖徒的歸宿、魯濱遜漂流記之類。



我永不能忘記的，是第一次閱讀那些書籍的第一個鐘點。便是那些天方夜談和魯濱遜漂流記。我常常獨個人躲在房間裏，把牠拿下精細的看去，整個生命沈浸在魔怪的王國裏，最後，我又在頂樓上的一隻沒蓋箱子裏，找到許多小說，故事，像吉可德，加洛德等，以後我便變了一條書蛀虫。

床腳下的牆上，掛着一枝單管的獵鎗。這鎗是老祖父放在那裏的，他知道孩子們是歡喜這些東西的。好在這鎗上的板機落下了，給孩子玩也沒有什麼危險的了。我在猜想這古舊的東西，牠的作用也許還不及，我的小手鎗呢。這時，我把手鎗掛在另一隻釘上，再不願藏在褲袋裏，因為我那時對紅人的恐怖心已減少了。

拿德公館既已告訴了給讀者，那末公館裏的人物，也該介紹給讀者。不過公館中的人物很少，除了老祖父以外，只有一位老祖父的姊姊亞比蓋，和一位管理家務的女僕人加林。

祖父年紀雖是老了，但是很快樂，精神也健壯，身材很高，頭髮已禿了。年青的時候，他是一個水手，他十歲時就離開家庭，乘海船到海上去。這一極簡單的航行，就使他非常滿意。有一件怪事，就是我們的一家人，沒有一個不到海上去過的，除了一個因未成年就死去的。老祖父也做過軍士——一八一二年民軍的隊長。如果我們應感謝不列顛還該感謝一個兵士，那位把毛瑟鎗的子彈打進我祖父腿肚的兵士。雖然這彈子使祖父有些微跛，他却有了一段永遠講不完的故事，同時，我也永遠聽不厭的故事。這段故事這樣的

戰爭一開始，有一隊英國軍艦在利佛木斯海面停逗了幾天。守衛利佛木斯的有一座堅固的礮台，還有一團民軍，沿海佈防；倘若敵人要登陸，便準備迎頭痛擊。祖父是隊長，當然要在前綫。有一天，天色已晚了，忽然有一陣濺聲，那哨兵正要放鎗示威，祖父突跳上牆頭，大喝：「來船口令！」正在這時，一粒鎗彈已鑽入祖父的小腿。當然他就倒到牆下去，但那小船已回上兵艦去了。

這便算是老祖父的戰績。他實是機警和勇猛的人，使敵人要得一個教訓，要想征服這樣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當我回利佛木斯時，老祖父已退休了。他已獨個子居住了好幾年，家務是一位姊姊替他主持的。亞比蓋我的祖母，她對於任何人，都十分週到。她的身體瘦長，面色黧黑，眼睛也灰黑，甚至他穿的衣服也是灰黑色的。她還堅決的相信「沸水」可以治病。

世界上最不和睦的人，便是亞比蓋和加林，世界上最親熱的人，也是亞比蓋和加林。她倆在一起，不是相罵，便是打，或者親親熱熱，同在一隻茶杯裏吃茶。

亞比蓋歡喜我，加林也歡喜我；所以當她們反目的時候，便把一肚子的對方秘密告訴我。

加林會說過，亞比蓋到這裏來，並不是老祖父叫她來的。她來的時候，僅僅是一隻手提箱和一把舊洋傘。另外還有加林吃苦的話，現在我可記憶不起來了。亞比蓋第一次到拿德公館，正是老祖母出殯的那一天早上。其實照她當初簡單的行李，人家都說她耽擱不久的結果，她已居住了十七年了。

家中添了一個人，在祖父是不是滿意，却是個問題。不過他待亞比蓋很好，合她的心意。不過她的忍耐力也不錯，尤其是和加林相罵的時候。

加林是當初愛爾蘭王室的後裔，她很歡喜人家叫她加式林媽媽。因為災難的威逼，她和幾百個人乘船到美國，各謀生路。後來不知怎樣的經過，他們到利佛木斯來了。她到這地方不久，我的老祖母便叫她來幫助家務，當時說明每星期四元幾角。她到我家來了七年，才慢慢的知道她的秘密，俗語說：「沒有心事的人，是快樂的。」可是她是有心事的，苦痛的。

她來美國的路上，認識了一個水手，那水手同情她的處境，所以她們很要好。那次危險的行程完了的時候，她想到快要和那親愛的水手分別，她的心碎了。至於她過去的丈夫，她從沒有提起過，但是那水手並不使她失望，因為船一靠岸，她倆便結婚了，他們住在公寓裏，過着甜蜜的快活的生活。

時間飛一般的過去，她們的錢一天少一天，最後她們只剩三四塊錢，於是加林着急了。因為她知道那水手快要回海上去了。他雖然想努力找點工作做，不再到海上去，可是這麼大的一個城市，却沒有一件工作可做。一天，他照平日一樣和加林分別，去找工作。

但是，他再不回來了。一天，一月，一年。他怎樣了？給人刺死嗎？投海死了嗎？也許拋了她？但她相信是不會有的事，他是多情的男人，除了死，他是決定會回來的。

最後，加林終於給旅館主人趕出來了，自然囉！水手走了，房錢沒有人負責。結果她只好做個女傭

人不久，主人遷到波士頓，她就跟着一同走。接着他們又遷到海外，然而她不願離開美國。至於他到利佛木斯來，却沒有人知道。她慘酷的運命從沒有說出來，直到來了一班生客，待她很好，她才把秘密說出來。

加林的經過歷史，使我的祖父母非常感動，所以待她很好。大家都認她是家庭中的一份子。實在她是一位忠實樂天的好媽媽，我常常聽到她歌唱。當初我認她是拿德公館的生命和唯一的人物。

## 六 一羣新朋友

我到利佛木斯第一件傷心事，是爸爸媽媽的回新奧爾良。因為我爸爸是進行銀行事業的人。那時，拿茲地方正在建設分行，要爸爸親自去辦理一切，所以他住在利佛木斯不久，就匆匆回去了。他們一走，我嘗到人生別離的苦味。我覺着異樣的寂寞，有時溜到馬房裏去，抱住了吉卜賽的頭，痛快的哭一陣。吉卜賽也是從南方來的，現在我和牠都是在異客他鄉，我倆的苦衷都是一樣，這小東西，像知道我的心情，拚命安慰我，用牠的鼻尖在我臉上撫摩。

白天到還可以過去，一到晚上，我真覺着寂寞。老祖父是獨自坐在圈手椅上，看螺螄報，因為沒有電燈，所以他一面看報，一面提着燈，而且他看報的時候，每隔三四分鐘，要打一次瞌睡。有了這有趣味的玩意兒，我的思鄉病，竟逃走了。我細細地看他，有幾次竟把報紙的邊燒着了，這給我很有興味。到了

八點鐘，我越快樂了，我老祖父的螺螄殼全部着火。

可是老祖父神色自若，把着火的報紙滅了。那時租姑母亞比蓋坐在另一角織絨織物，連頭也不抬，這次，平凡的失火，她是看慣了，滿不在意。

我們晚餐以後，就沒有談什麼話，除了老祖父說：「這時候，你的爸爸媽媽該已到紐約了。」以後就靜沒無聲。

這時，老姑祖母的織針，簌簌地發出聲音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偷到廚房裏去。加林知道我沒趣，就對我說：「如果亞比蓋知道你不舒服，他一定要叫你喝熱開水了。」這句話，我可笑了。實在她是真心話，亞比蓋對一個斷了腿的孩子，也要用開水去治病的。

加林一心的安慰我，講愛爾蘭故事給我聽，又介紹鎮上幾個古怪的人物。但是她雖然講得有趣滑稽，可是我的眼睛裏，仍要流出淚來，老實說，我是一個極不愛哭的孩子，她於是抱在懷裏，叫我不太傷心，她又說，從前有一個女孩子，她流落在國外，舉目無親，處境比我還刻苦呢！我聽到這一番話，不禁高興起來，竟嘻嘻嘻嘻，告訴她關於蒂芬船上的故事，同時也提起水手，可惜我記不起他的名字，就叫他水手彭。

十點鐘以後，大家都去睡了，我獨自在房裏，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哭得枕頭也濕了，後來我另找一塊乾的地方，便睡去了。

好在老祖父不給我久閒無事，我的寂寞生活很快結束了。也許他知道我的心情，所以第二天送我上學校去了。那學校在市鎮的一角，名字丹布爾小學，是一座二層的磚屋造成的，四週圍着籬笆，籬笆裏面有三四棵病態的樹，但小草却一點沒有，因為那場地都給無數的脚印踏平了。我仔細一看，看見場地上到處有小小的洞，知道是玩石彈的痕跡。

我們走到門房裏，說明我們的來意，那看門人便領我們進去。過了幾分鐘，其實這幾分鐘內，我在數壁上掛着的四十二頂帽子。後來校長格陵蕭先生出來了。他身材瘦長，雙手雪白，眼光靈活，——這眼光也許是監察學生而養成的習慣。

老祖父和他談了一會，他拍拍我的肩膀，我坐在一只椅子上，問我的程度有多少高，我想我的歷史程度也許會使他吃驚。因為我會告訴他：查理是英格蘭最後的一個國王。

口試完以後，他就叫我跟他走，教室門一開，四十二雙小眼，便直射在我的臉上。我到底是個小孩子，竟給他們看得拾不起頭來。我不聲不响跟先生走進去，先生指着一隻空的坐位叫我坐。

課堂裏嘈雜的聲音慢慢靜下去了，先生又開始講書。過一會，我定心了，便抬頭來四週望望。

那四十二頂帽子的主人，都坐在綠色的小桌裏。桌位分成六行，每行的距離，恰巧不使小朋友不便談話。前面壁上有一塊黑板，面積是很大，每一只角落的小朋友，都能看得清楚。近門邊有一只講台，上面有一隻桌子，大概是先生用的，桌子對面是一只背書坐的長橙，可以坐十多個小學生。還有一隻

木架，桌上放着兩個地球儀，他的距離很遠，誰也看不見。球儀上是什麼，因為我們教室裏沒有一個是長頸鹿的人。

一件東西看完以後，我就注意揀選朋友和仇敵。我的眼光，不是自己稱贊自己，結果我只認錯了兩個人。

第四行上坐着一個黃臉赤髮的孩子，當先生不看見的時候，舉手向我揚揚，我心裏想，他將來一定是要和我為難的——不久這話就給我預料對了。

我左面是一個肥胖的小朋友，滿臉是雀斑——便是「胡椒粉」——對我做了一個神祕的姿勢。我看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我猜他的用意是好的，所以對他做眼色。他也表示滿意，便埋頭工作，不對我注意了。後來退課了，他送蘋果的心給我吃。

還有一個，穿着橄欖色的大衣，上面有二行銅鈕扣。他從石板下拿出一個紙包，交人家傳給我，那紙包巧妙的經過許多桌子，已到我手裏，我折開一看，是一塊糖漿餅，已發濕了，我向他點了點頭，把牠放進嘴裏。呀！因為糖漿裏有薑汁，所以舌頭覺得非常的辣。

我面上一定有難忍的表情吧？所以那穿橄欖色衣服的人，不禁放聲大笑起來。不用說，格陵蕭先生立刻罰了他，並且問馬登為什麼大笑。我一看這情形，立刻把糖嚥下去。雖然眼睛裏硬得淌下眼淚，但仍裝做沒事一樣，所以先生沒有注意我。

這天早上，沒有別的滑稽事情妨害我們的功課，只有一個同學讀法文課的時候，把「破綻」讀做「破定」，使全教室的人哄堂大笑起來，我當時的笑聲，不會比別人低些，其實我是不是會把這兩個字讀錯。

退課了，許多人跑來圍着我，多數人來和我握手。這時，格陵蕭先生把我介紹給費爾亞當，叫他招呼我。先生走了，小朋友就提議大家到運動場上去玩。我剛走出門口，那赤髮的孩子走近來立在我身邊，對我說：「小傢伙！我對你說，你一定要搨榜的。」

我四面看看，不知榜在那裏，也不知榜是怎樣搨法，我看他說得很認真，就對他說：「如果學校裏有這個規則，我就去做，請你把榜指給我看，我努力的搨便是了。」

他大聲說：「我不愛聽你的俏皮話。」

「當心些！廉威！」一個响亮的聲音，從運動場那邊傳過來，「讓他去吧！他還是個新來的同學呢！也許他會怕你，或是打倒你。你為什麼這樣急着要討打呢？」

我回過頭去，去看那說話的孩子，看見他已跑過來了。廉威看看形勢不利，回頭就走了，他走的時候，對我白白眼。我伸手去握那幫助我的孩子，並且謝謝他。後來知道他叫哈利。

他很激昂地對我說：「湯姆！我告訴你，你一定要和廉威打一場，否則他會再三和你瞎吵。這傢伙最愛挨罵挨打的，你必須要一樣樣送給他。湯姆現在日子還長，何必一定要在今天哩！我們去玩棒球。」



吧！喔！想起來了，湯姆！你沒有把糖餅的事說出來，真是一個好人，不然，先生一定要加倍罰馬登了。他後悔不該和你開玩笑。他叫我對你說一聲，請你原諒他。喂！巴萊克棒在那裏？」

他回過頭去，對一個美麗大方的孩子說話，那孩子年紀和我差不多，他正在一棵樹上刻他自己的名字。他聽到哈立司的話，就收拾洋刀，去拿棒球去了。

打棒球的時候，我認識馬登，華雷斯，孔維德，巴萊克，馬登。他們和我年紀差不多大小，只有華雷斯比我小兩歲，以後我和他做了永遠的好朋友。不久，全校的孩子全給我認識了。

第一天到丹布爾學校，使我完全滿意。又結識了許多朋友，還算好，死冤家只有兩個，——康威和走狗羅傑。他們常在一起，像頭痛和胃病一樣。

一星期過去了，我有好幾種功課比不上人家，我下了個決心，努力進取。至於我們的學校，確是一隻好學校。我本想把格陵，蕭先生寫成一個紅鼻子大手仗的先生，使我的這隻故事更有聲色，但是，不幸得很，我爲了真真的事實起見，我只可以說我們的先生是慈愛的。他對我們雖然嚴厲，但是裁判一件糾紛，却十分公平，而且合於我們的脾氣，因此我們非常敬重他。除了他，我們還有二個先生，一個是教法文的，一個是教寫字的，他們每星期只來兩次。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都沒有課。這半天空工夫，是我們最快活的生活。

我的新環境，認識了新朋友，我發覺世界上並不是沒有人的，我單獨自大的心，也改變了。當在新

奧爾良時，我一向存着唯我獨尊的心理，因為我沒有兄弟姊妹，學校中沒有比我大的孩子，所以我總是稱心如意，從沒有吃過虧。到了利佛木斯，事情可兩樣了，我受了許多打擊，爲了環境關係，我不得不改變我的偏見。

我和小朋友們，常常結合了隊伍，徒步遠征，有時到森林裏去，有時到山岩上去憑眺，有時到大河中去玩船——那大河裏有許多小島，我們在一個島上搭了篷帳，自稱是西班牙遇難的水手。可是比較起來，我們還是愛圍在鎖的四週漫無涯際的大松林了。那松林深處，有一條澄清的小池，池中有不少的烏龜。巴萊克有一種別緻的好奇性，歡喜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不論什麼東西上，所以他一到池邊，便是捉烏龜，刻自己的名字。前後大概總刻了二千多只吧！

這班烏龜也像我們的愛玩吧，所以離池幾里以外的路上，我們還能看到他們。有幾只背上刻着巴萊克的名字，很莊嚴的走着，我一看見，這快樂真不能用筆形容得出來的。我想，現在那小池邊，一定還有巴萊克的烏龜在爬着呢。

我們各地玩厭了，我們的馬房便變做小朋友們集會所了。吉卜賽當然受到大家熱烈的愛好。不久，老祖父又買給我一輛雙輪小車子，牠踢去幾次遮泥板和踏斷幾次車軸以後，居然很會拉了。當半天空的時候，我們常坐在車上，叫小馬拉我們到海灘上釣魚。海灘上有無數的奇怪的貝殼和苔蘚海藻。吉卜賽也歡喜這個地方。有一天，她竟拉了車子，直到海灘，到我們常常洗澡的地方。我們大家在車

子拿點心吃，我還記得，脆餅在大西洋裏浸過了，可是味道還好，只是不脆一些。

我到利佛木斯，已六個星期了，天氣不十分好，常時下雨，於是我們不得不想點法子，在戶內娛樂。在吉可德他們穿着鐵甲，頭戴鋼盔，又沒有老祖父管束，所以下雨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們的情形就不同了。

一天下午，雨下得很大，我們找了七個同志，在馬房裏舉行會議，討論應付這半天空閒的辦法。後來華雷斯提議：「我們做戲吧。」

大家都說就做戲吧！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做呢？馬房裏堆滿了吉卜賽的食料，不能用，只好另外想辦法。

馬房上面，有一間統長的房間空着，我用舞台總經理的眼光，大略看了看，知道那地方是最舒適合意的。我在新奧爾良時，常看舞台戲，對於各種事情都很熟悉，所以沒有多久，一切東西都準備妥當了。雖是我親手畫的佈景，很是簡陋，胡椒粉拉幕時不十分靈便。

然而，我們的利佛木斯舞台却終於成功的。賣座也不差，門票的價格是每張二十只引針，只要是斷頭的，折足的，或是彎曲的，一概通用。後來一共收到一千五百只。做戲時，主角全是我做的，這並不是我做得比人家好，那是爲了我是舞台的老闆。

表演了十六次，因爲發生了意外事件，我們的事業便停頓了。

那一次，我們表演「瑞士英雄威廉鐵爾。」因為這個角色，馬登搶着要做。可是我不許他做，他氣憤之下，便帶了他的弓和箭退出了。他的拆台手段，可難不到我們。我用鯨魚做了一只弓，就繼續表演。後來做到那暴君叫威廉射下他兒子頂上的蘋果，這一幕劇情最緊張了。胡椒粉扮小威廉，做我的兒子，頭上放了一塊木板，板上放一隻大蘋果。他似乎很信任我的箭法，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等候我完成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我在寂靜的觀衆之前，舉起鯨弓，放上了裹着絨布的箭，描準了相距不到兩碼的蘋果，鏗的一聲射了出去。可是，不幸得很，不知是我不能管束那支箭呢？還是那支箭不受我的管束，牠看見胡椒粉的嘴開着，便一直穿了進去。

胡椒粉那片又驚又恨又痛的哭喊聲，到現在我還縈繞在我的耳邊。

還算幸運的，胡椒粉傷得並不怎樣重；但是老祖父一聽到他的喊哭聲，便走到我們的一羣裏來，他不得我們的同意，給我們的舞台拆掉了。

我真惱怒，如果我不把那支箭穿到小威廉嘴裏，把蘋果射了下來，那我一定博得全場觀衆熱烈的掌聲，完成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了。

這消息，立刻給全鎮小孩子知道似的，第二天，我走到一個地方，似乎總有人用嘲笑的眼光對我注意，喔！真叫我無地置身，最難受的，是一般不知趣的孩子，興高采烈地趕着我喊。

「小威廉給他爸爸射死了！」

「小威廉給他爸爸射死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康威和我也一天比一天惡感起來。在學校裏，他不敢對我怎樣，但是在街上碰到他，就不肯放鬆我；有時把帽子遮住我的眼睛，有時說我的爸爸媽媽是紅人。

哈立司會告訴我，若不和他打一場，我沒有太平日子過。我想，我倆真的非決鬥了。既然要決鬥，我總該事先準備。好在我現在不做戲了，空閒的時候，便一心一意地鍛鍊身體。我要把身體練得和胡桃一樣的結實，像猴子一般的靈活。有時在亞當指導之下，練習拳術。

神經緊張過度了，我時刻記着這件事。上課也，在想和康威決鬥；睡眠時也在和他決鬥。他一會兒變成二丈多高的巨人，一會變做三寸的弱者。總之，他的陰影佔去我整個的心靈了。

## 七 被拘的一夜

我到了利佛木斯，兩個月，便遇到一次重要的慶祝典禮，當然，孩子們是快活得了不得。

國慶的一星期以前（七月四日），丹布爾學校裏的小朋友們，便沒有心聽先生授課了。我自己就是如此，我腦子裏所有的，只是火炮，爆竹，焰火，以及各種可愛的火藥玩意兒。究竟他拉吟西是田納西的省會或佛羅里達的省會，都不干我的事；什麼現社式或過去式便沒有心思去記；就是動詞和形

容詞也認不清楚了。這此情形，不但在我是如此，其實個個孩子都差不多。

格陵蕭先生對我們暫時的不用心，到十分原諒我們。他直接或間接用種種方法，把各項功課和國慶聯絡起來，想我們注意。像上算術課，教我們算九十六立方尺的房間裏，可以堆多少十六立方寸大小的爆竹盒子？上文法課時，教我們分析獨立宣言。上地理課時都是和獨立戰爭有關係的問題。

更有一次他問：「波士頓的民衆怎樣對付英國船上的茶葉？」

許多比較年紀小的學生齊聲地喊：「丟在河裏！」大家的情感很是熱烈，所以先生也禁不住的笑了起來。

這些投機性的問答以外，什麼也提不起我們的興趣，大家的興趣都集中在袋子裏的爆竹。

後來越玩越起勁，實在太吵鬧了。格陵蕭先生爲維持秩序起見，就拿戒尺，在枱子上敲。有一個小朋友，看見他常常敲檯子，他把一個金錢炮放在他敲的桌布下。這自然使先生在事先不易察覺的惡作劇。結果是砰的一聲，把大家嚇呆了。在馬登身邊的一個小朋友，我把他的名字忘了，他正在玩噴水筒，竟嚇呆了，手一滑，那噴水筒的水，便向黑板噴去。

這時，先生可憤怒了，他對我們看看，一句話也沒有說。後來散課以後，那個犯過的小孩到先生面前去自首，先生也赦免了他。

六月三十日那天，老祖父接到一封信，爸爸寄給我五塊錢，這使我可以快快樂樂地慶祝我們的

獨立紀念。我有錢了，馬上去買兩塊錢爆竹，餘下的我備着不時之需。但是老祖父給我錢的時候，是有條件的，便是不可以買火藥。這使我太掃興了。爆竹固然要玩，但鎗怎可以不放呢？

胡椒粉的一支馬槍，幾乎和他的人一樣長。哈立司雖然是大孩子了，也有一支舊式的毛瑟槍，可以用火藥放的。無論如何，我不願我的快樂，給老祖父的一句話末煞！我的那支銅槍，至少也得在利佛木斯放一响。

這是許多年傳下的習慣了，四日的前天晚上，到夜半，鎖上的孩子都到方場上去放焰火。我當然非去不可，但是我沒有去通知老祖父，因為這次去通知，他一定要阻止我去的。與其不許了再偷走，我何不起先就不通知他呢？

三日晚上，我早就進房去睡了，使祖父不疑心我。我到房裏，其實連眼睛也不會閉一閉，我只焦急地等十一點到來。我越急，時間也越慢。我細聽禮拜堂裏的鐘聲，但鐘聲真不容易敲。後來好不容易到了，我便從床上跳起來，披着衣服便走。

年老的祖父和祖姑母，都是睡着不肯醒的，我甚至可以堂堂皇皇地下樓走出大門；但是我不歡喜這麼平凡的做我把一根繩子縛在床柱上，當當心地爬出窗口，想爬過了大門上的三角頂，再縫到階石上。不料一個不留心，脚一滑，我就像一道電光也似的從斜刺裏直跌下去，雙手跌得又熱又痛。要不是跌在一叢小樹裏，跌在階石上，我一定把老祖父嚇醒了，結果依舊不能到方場去看燄火了。

我覺得我的運道真好，立刻爬起來，向圍門口走去。將到圍門口，在月光底下，看見門外站着一個人。我定睛一看，原是鎖上的警察，我以為我的失腳跌跤全給他知道了。但是我已沒有辦法躲過他的機會，只得鼓足勇氣，直向他走去。

他一手拉着我的衣領，並喝道：「你在趕什麼？」

我說：「我是住在這裏的，因為我要去看燄火，但不願驚動大人們，所以才這樣做。」

他仔細地看了看，就放手了，他自言自語說：「孩子到底是孩子。」

我已脫身，直奔到方場去。不一刻，看見四五十個孩子，正在用柏油筒堆一座塔。可惜我的手掌還在痛，不能和他們一起玩，便立在一家銀行的門口旁觀。看見有不少是我們學校的同學，他們在月光之下，奔來奔去，像是一羣小鬼，聲音非常雜亂，你我都在指導，但結果還是什麼事都做不好。

一切準備妥了，有人點火。只見到處噴出強烈的火光，不一會全部建築着火，那種景象，真是富麗堂皇。孩子們大家拉手，圍着火的四週，沒命的跳，沒命的叫喊，像發狂的瘋人。火勢小了，又加上去。在最熱鬧的時候，我竟忘了手痛，也加入了他們一起，拚命跳，拚命的叫。

我們的興致還沒有盡，可是燃料已完了，黑暗圍繞着我們。於是孩子們便相互的商量辦法。我突的走進一個團體，在殘餘火光之下，認出了他們是哈立司巴萊克亞當胡椒粉。他們全像是神怪小說裏的小人物了。



胡椒粉大聲喊：「啊湯姆你也來了！」

大家商量了一會，他們叫我跟着一同走。我們擠出了人堆，走入一條小路，那小路的盡頭，有一間快要倒了的老馬房，那屋的主人聽說叫文蓋德的，原來這馬房裏有一輛郵車，在以前是往來利佛木和波士頓，傳遞信件的。自從火車通了以後，那車子便監禁在老馬房，不再出來。那車子主人預言了國家不久便要沒落之後，就憤憤地死了。小主人不重視這份遺產，讓他慢慢地損毀，眼見牠要跟牠主人逝世了。這老馬房名聲很大，說有妖怪住在裏面。我們跑到三角牆下，便立定了，聽哈利司宣佈他的計劃，把那輛車子拖到方場上去。

他說：「這車子不值錢了。我們拖到方場上去燒掉了，也許文蓋德還要謝謝我們呢。倘若那一個不願意這麼做，他盡可以走開去，只要請他嚴守秘密，不要說出去。」

哈利司畢竟年紀大了，處處想得周到，其實誰肯走開呢？大家不費力的把鏽壞了的鐵鎖拉掉，把那扇笨重的大門開了。房裏黑黢黢的，我們正要進去，聽見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向屋角裏竄去，這可使大家都嚇得倒退三步。

「老鼠呀！」亞當喊了。

「蝙蝠呀！」巴萊克的意見。

「貓呀！」哈利司說：「誰這樣胆小？」

胆小，老實說，大家都是一樣；如果那車子不塞在門口，也許那天晚上我們竟不會把牠拉出來。大家抓住車前的橫木，用力拚命拉，好不容易把牠拖出門外，那前輪已銹住在軸上，不會轉動了。一切另件都卸下，只贖一副骨骼。如果裝了一車小鬼，叫一羣鬼馬拉了跑，這才是十足的怪物了。

馬房是在峻峭的山坡上。我們三個人推，兩個人拉，不費力地完成牠最後的一次行程。我們像騎兵一般向人堆裏直衝進去，大家看見來勢洶洶，都兩邊分開，讓出一條路來。衝到火燄旁邊，哈立司和亞當收不住脚，便倒在地上，車輪在他們身上碾過，竟受傷了。我們在後面推，可不知道前面出了亂子，脚一絆，便跌做一團，有幾個鼻子裏跌出血來。

這車子像早料到一般，一脫我們的手，便直奔到燄火堆裏。那燄火因為有人添些樹枝，還沒有停火。現在生力軍一到，勢力茂盛起來。大家正在拚命拍手熱歡呼的時候，忽然看見，着了火的郵車中，蹣出一個人形，跳了三跳，直撲到巴萊克身上。原來是胡椒粉，他的頭髮全燒着了，眉毛燒得一根不留了。

當時胡椒粉躲在車裏，預備安逸的乘車下山，再來嘲笑我們，但是勝利仍立我們的一方面；我們圍在地上，安慰胡椒粉的時候，有五六個警察把我們捉去了。我們不能抵抗，只得跟警察走，辛辛苦苦搬來的那輛郵車，究竟燒得如何，我們却不會看見。

從熱鬧的方場捉來關在一間寂寞陰黑的屋子裏，這刹那的變端，太厲害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久沒有說話。

哈立司苦笑着說：「總有法子想的。」

巴萊克指着磚牆和鐵門，咕嚕說：「我想沒有法子想了吧？」

亞當心裏雖然難過，嘴裏可還說硬話：「怕什麼！大胆些！」

那臨時拘留所很是小，內分八小間，每間可以容二人，門上都有號數。那時其他七間都已客滿，我們五個孩子便一齊塞在第八號裏，常常有可怖的臉孔，伸到屋子裏來。

屋頂上掛着一只油燈，光線當然很黑。我們在慘淡的光線之下，看看室中除了兩條長凳以外，沒有一些陳設。在這樣的房間裏度過國慶日的前夜，未免太不成話了。

我們一排坐着，我想我們那時的臉上，決不會再有笑容了。亞當和哈立司是非常焦急，巴萊克鼻子血才停，又在長凳上刻字了。最狼狽的，當然是胡椒粉了，那副相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呢？只在冥想，如果吉可德遇到這事可變，不知也能不掛下淚來。

大家都不高興開口，靜靜地聽着隔壁傳來的斬聲。後來胡椒粉戰抖着身體，以發抖的聲音對亞當說：「你想他們會絞死我們嗎？」

「絞死你的祖母！」亞當恨恨的說：「我只怕他們把我們關過國慶日，那已夠受了。」

「他們不會用這方法為難你們的！」我聽見這尖銳細小的聲音從七號的房間裏傳了過來，使我吃了一驚。

哈立司很勇敢的說：「你是誰？」

「不要怕，我小的時候，也到這裏來過，不過一夜就可以逃走出去，這地方是關不住我的。」說時七號房間裏伸出一個頭，這樣對我們說。

這時候有許多頭從各個房間裏伸出來，並且他們齊聲說：「說得一點不錯。」

哈立司便點起腳跟，走到七號房間窗口，問：「你說，用什麼方法出去呢？」

七號房間裏，又在說：「方法嗎？把長橙疊在那邊門口，爬出去就是了。」

這時六號房間裏的人也插嘴說：「這人的說話很有道理，孩子們！你照他的方法去做吧！」哈立司真開心，很贊成這個辦法，立刻把長橙堆起來，爬上去向牆外看去。

那時，七號房間裏的人又說了：「喂！你們如果有幾個錢，不妨給我這個受傷的人，你們所費很少，可是在我却非常有用了。」

我記得我褲袋裏還有一個小銀幣，便從爆竹堆裏揀出來送給他。我看看他很和氣，所以我問他爲什麼到監牢裏來的。

他說：「這沒有意思的問話，去說他幹麼？」

「那末，你叫什麼名字呢？」

「不要多囉嗦了，快走你的路吧！」他像生氣了。

哈立司站在最高的一只長橙上喝道：「靜些吧！不要瞎吵！」

門外本來是日夜有人守着的，這時，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守衛的人竟一個也沒有了。哈立司說了一聲外邊沒有人，就跳下去了。接着我們和哈立司一樣，都跳了下去，我們五個人都恢復了自由。

## 八 地雷的爆炸

我回家的時候，太陽已起身了。跨進門，看見加林在整理地方，沖洗門前的階石。她一看見我，就把身體附在掃帚柄上，說：「啊！你這小孩子！老祖父正在問起你。你是什麼時候走的？他現在到街上去。」

原來她稱我昨夜縛在床柱上的繩子解了，因此老祖父不知我是怎樣出門的。我在想，燒郵車，進牢獄，這些驚天動地的事，遲早要傳進老祖父的耳朵裏的。

一點鐘以後，我們吃早餐的時候，老祖父在問我了：「你今天為什麼不等我起身就出去呢？」老祖父既不知道，我就撒謊說：「我因急着要看熱鬧，所以等不及祖父起身了。」

也許老祖父相信了我的話，不再追問，自己又在看螺螄報了。

突的老祖父說：「他們昨晚在方場上胡鬧。」

我剛才寬了心，忽聽到這句話，不禁又毛髮直立了。

「喔！鬧的很長久哩！有的竟打破了文蓋德的馬房門，把郵車偷走。這些孩子真玩皮，已鬧到極點；若再不管束，怕市鎮也會給他們燒掉呢。」老祖父說到這裏，他停了好一會。那時我的心裏真是難過極了。

後來警察既把他們捉了起來，他們又逃走了，還在橙上留了一個「巴」字。倘若有人肯舉出個小犯人，他的名字叫什麼，文蓋德願出五塊錢。

「我希望文蓋德早點捉住他們。」老祖父談到這裏，發表了他的意見。

我實在在老祖父前坐不下去了，於是便設法溜出餐室，奔到馬房裏，想騎小馬逃出這間房子。我正在設法逃走，看見哈利司和馬登來了。

哈利司說：「文蓋德到這裏來過嗎？」他的聲音，像百靈鳥的快活。

我說：「我希望他不要來！」

「我們的事情敗露了，你知道嗎？」哈利司一邊說，一邊捧住吉卜賽的頭在玩弄。我大吃一驚說：「你是在開玩笑嗎？」

「誰和你開玩笑呢！我們每人賠他三塊錢，才算了事。」

「他難道知道我們幹的嗎？」

「噯！怎麼會知道的，我們做的時候，他在旁邊看着呢。這老狐狸！他本想把那破東西賣掉，現在算

賣給我們了。警察捉我們，也是他指示的。後來他知道我們逃走了，又登廣告捉我們。其實他早已認出我了，因為他一清早到我家來和爸爸談判。現在什麼事都完了。那輛破車子，賣不到七角錢，可是要我們賠十五塊錢，真中了他的計。但是還有可笑的事情呢。」

「還有可笑的事？是不是……」我覺得奇怪了。

「你的對頭康威看見廣告，便知道巴字是巴萊克刻的，他就跑去報告文蓋德，向他要賞格。但是文蓋德說：『你太遲了，我已查出了。』你想，文蓋德真肯出五塊錢嗎？」

我聽着哈立司的話，真後悔不該昨天的胡鬧了。那廢物我們把他燒了，總是不應該的。但是文蓋德可以阻止我們，怎麼眼看我們做壞事呢？他難道想多要幾塊錢，願意把自己的東西，任我們去燒掉嗎？

我再沒有心聽下去了，就跑到老祖父面前，把剩下的三塊錢放在他的膝蓋上，然後把昨天的事告訴他。

老祖父一句話也不說，把三塊錢在袋裏，便走了。我相信老祖父對於昨天的事，早已明白，就是文蓋德的三塊錢，也一定付過了。不過他看見我已窮了，所以不再囉嗦。

他所以授我的三塊錢，實在是使我受點刺激吧了。三塊錢在我是有用呢。後來我碰到一件事情，幸而老祖父已把三塊錢還我，我才辦妥那件事。這是什麼事，暫時不能說出來。

待老祖父走了，我就走到馬房裏，他們以爲我們的禍事過去了，想盡情的慶祝一下，於是在洋鐵箱裏放了兩串鞭炮。那爆炸的聲音很响，但是大家還覺不痛快。我忽的憶起房裏的那支手鎗。鎗裏的火藥，我沒有到這裏來以前，早裝好的，不過沒有機會，就是了。現在到處在放鎗，空氣中浮着火藥氣。這時再不放，還待到什麼時候呢？

我將鎗取來，哈立司把鏽了的鎗機看了看說：「放不出的。」

我說：「管牠什麼，我們試試看。」

曾經在新奧爾良放過一次的，但聲音非常響，於是我閉緊眼睛，轉過頭，才板動鎗機。結果只聽得拍的一聲，並沒有爆炸。後來哈立司和馬登却來試驗，仍都放不响。接連試了三四次，都沒有响，我們以爲牠不會响了；不料轟然一聲，險些把我的手臂震斷了。等到烟散去了，只見我手中只有一個鎗柄。

大家都問我「受傷嗎？」

我連連說：「沒有，沒有。」其實我是嚇呆了，對受傷不受傷，連自己也不知道。

神志稍稍清醒以後，我真悲傷極了。這支手鎗是我心愛的，現在只有一個槍柄，我不忍將牠丟掉，壯嚴的把牠葬在後花園裏，上面刻一塊石碑，刻着：「巴克先生生於新奧爾良，死於利佛木斯，時年二歲。」我的工作剛完成，華雷斯來了，對他這塊碑很是滿意。

我帶着笨重的步調走出花園，馬登打趣的說：「那段鎗柄，到將來一定會生了很長的一棵桃花



茂盛的樹來。哈立司笑了。

接着胡椒粉和馬登都來了，大家都要到方場上去。我當然要去的，但是這次可不能再逃了，可以決定先到老祖父那裏去通知一聲。

他遲疑了一會，結果允許了我，可是叫我小心些。我看見他說的時候，從衣袋裏摸出幾張鈔票來。但到一半的時候，又塞進去了，他愛我，想把三塊錢還我，但是覺得不能還我，所以又塞進去了。我看見他再不摸了，轉身便走了；剛走到走廊中，亞比蓋追來給我一個小銀幣。老祖父到底是願意我玩得快活的。

我們一路走，一面參加我們的隊伍的人漸漸多了，到方場上，已有十二人了。

這地方是橢圓形的，可不知爲什麼叫他方場。這方場上共有六條路，每條路上都擠滿了衣服美麗簇新的男人和女人。利佛木斯的國慶，都集中在這曠場上，不論他人居在什麼地方，都要趕來看熱鬧的，所以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了。

有二三十個貨攤，排成半圓形，圍在方場的一邊。有點心，有玩具，有用具的，小旗飄展，生意十分興隆。附近的店舖和住宅，都掛着國旗，路上的冬青樹上，也紅紅綠綠開着紙花。

我一邊走，一邊放爆竹，在人堆裏擠進擠出，玩得真痛快極了。一點鐘以後，愛史金先生在廣場中間的台上演說，但是市民對他的說話，却不十分注意聽，因爲大家忙着要躲避頑皮孩子從屋上擲下

的金錢炮。

我們這一羣，當然不肯去聽他流利的演說。大家到一個攤上去吃啤酒，我做東道，每人一杯，每杯二分，那二角五分的小銀幣只吃贖一分了。

馬登不愛白吃人家的東西，才吃宗啤酒，就請我們到彼的格酒店裏去吃冰淇淋。這家酒店是很有名的，每到市鎮上有大會的時候，所用的冰淇淋和糖果都是他店裏買的。

楊柳街和高地街是這酒店的店址，吃冰淇淋和吃酒是分開的。沿街有四扇窗，有很好看的紙糊着，看去很是幽雅。因為正是吃飯的時候了，所以吃冰淇淋的人很少。我們揀圓桌坐下，馬登便說：「六分錢一杯，十二杯，要檸檬和草莓混合的。」

一會兒，侍者一手托着十二只玻璃杯進來了。杯裏的冰淇淋黃黃的，紅紅的，堆得像禮拜堂的尖塔。那盆子裏的銀匙，白的耀眼。一到面前，便動手吃了，狼吞虎嚥，誰也不肯落後。我是最愛吃冰淇淋的，可是回憶起來，覺得那一次味道最好了。如果那裏還有冰淇淋賣，我出五十塊錢也是願意的。

用不到多少時候，大家已吃完了。馬登說：「湯姆你去關照夥計，叫他們再來十二杯。」

我有點不相信，十二杯又要七角二分呢。我對他看看，他又認真的說了一遍，我才立起來向那裏走去。一面走一面想：「大家既有胃口，馬登又不愛小錢，我還是叫九分錢一杯吧！」

我叫了以後，回到圓桌那裏，啊呀！一個人也沒有了。我看着十二隻空杯，摸不着頭腦，後來看見窗

櫃上有幾個手印，方才明白過來，我上他們的當了。

這酒店的賬房先生，他的性子，都是知道他燥急的。現在我袋裏只贖一分錢，怎可以付賬呢？我在發呆的時候，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從窗口飛進一元幾分錢來了，我像老鼠似的跳了出去。

腳跟還沒有立定，沿街就跑，跑過了楊柳街，正想轉彎，忽聽得許多人在喊：「前面危險，不要跑啊！」

「仔細看呀！地雷！地雷！」

我立刻收住腳勁，可是身邊一個人也沒有，十幾步外，有十多個大人小人，正在發瘋似的做手勢，叫我不要前進，但我看不見地雷在那裏，只看見前面有一只盛麥粉的桶，橫在路中。

我睜大眼睛，在看那平凡的桶，忽然轟的一聲，那只桶跳到天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什麼了。

給我受傷的地雷，實在是不能算地雷。只不過把火藥盛在桶裏，點上藥線，讓他自己爆炸，在沒有手槍以前，孩子們是這麼玩法的。

我傷了以後的事，是人家告訴我的。聽說他們到酒店裏借了一塊板，把我抬回去。大家都以為我是死了，但是快活得很，尤其是我自己，更值得快活。因為我並沒有死，只是昏厥吧了。

我糊裏糊塗的睡在那裏，一直到八點多鐘，我才開口了。這時亞比蓋正在床邊，便把耳朵貼在我的嘴邊，聽我在喊：

「檸檬和草莓都要的！」

「天哪！孩子在說些什麼話呀？」亞比蓋說。

「九分錢一杯，十二杯。」

「好好！快快越好！」

## 九 蜈蚣會

這天起，我病了十天，我的病才好起來，能夠上學校了。學校中的情形，和國慶日前一星期却完全不同了。除了我和胡椒粉面上沒有眉毛以外，國慶的痕跡一點也沒有了。

我們丹布爾學校的小朋友組織了一個祕密團體，叫做蜈蚣會，會員是十二個同學組成的。我加入的時候，是在假期裏。

我實在早知道這個會的名字，並且我早想加入，只因爲我是新朋友，他們不明瞭我的性格，所以不許我加入。

九 這個團體的宗旨是什麼，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雖然加入以後，就成爲重要份子，直到回新奧爾良去了才脫離。這祕密團體也有徽章，是一枚銅幣，用線穿了，着肉掛在頭頸裏。不是隨便可以給人家看見的。但我怎麼知道的？這全是那個徽章的起源了。有一次，我和哈立司馬登一同去洗澡，看見他們頸

項上的銅幣，這使我奇怪，得什麼似的，後來他們瞞不過我，給我問出來了，我要求加入，起先他們不允許，後來知道我的能為，才答應了。

我還記得在馬登家裏舉行入會的儀式，並且要先經過考試，及格以後，才發證書。可是這考試是非常煩難的，幸虧我胆子大，否則，真不易入會。

大家領我到頂高的一層上，把我的眼睛用手帕包了，雙手反細在背後。然後聽到樓梯上有人用粗暴的聲音對我說：「你如果胆小，不肯吃苦，不願受試，現在還來得及。」

我說：「我願受試，我願吃苦。」我說的時候，我故意裝得勇敢些，實在我的發音在發抖。

有人在說：「那末，開始試驗了。」

聽到這說話以後，我的心在砰砰的跳，但我決心要做蜈蚣會的會員，一定要耐心的做成功。至於那試驗危險，他們會經試過，現在既個個活着，我為什麼要怕呢？

我呆呆地站着，等待他們的命令。可是好久沒有動靜，我正在奇怪，忽然有人在我耳邊放了一槍，幾乎把我嚇到。我心神略定，又有人叫我開步走，我依着開步走，大約走了十步，又叫我立停。

「危險呀！你再走前一寸，便要跌到二千尺深的地下去了！」這更粗大的說話聲音，又傳入我的耳朵。

我聽了他的話，當然想退後些，但是後面却有兩個人把我推住，一些也不能退。接着他們又叫我

走到各種危險的地方去，只要不留心，就有生命的危險。喔！我忘了一句話了，當我走的時候，四周有悽慘和凶暴的聲音在叫，我像走在猛獸窟裏了。

最後，我又被他們逼上一條峻峭的山路，不知有幾千尺高，好容易掙扎到上面，便有人在讀會章給我聽。這些奇怪又嚴厲的規律，真叫人不相信是人的腦中想出來的。倘若你不留心把會中的秘密吐露出去，你就休想活下去了。我正聽得毛髮豎立，忽然又是一槍，同時我立着的地方裂了開來，我人便向下沈去。直我沈到腳觸地面，我眼睛上的手巾有人把我拉除，看見我自己立在一隻大桶裏，四週十二個戴假面具，身穿怪服的人物，我正在出神，我怎麼還在屋子裏？他們已手拉手圍繞我的四周，唱了一隻輓歌，入會的儀式便算完成。

大家齊聲歡呼，把各人的化裝取去，從此蜈蚣會裏又多一個正式會員了。

我入會以後，我幹過許多事業以後，我們考試新會員，也一次比一次的殘酷。你想，嚇一個綁着手瞎眼的孩子是多麼好玩呀！如果新會員在試驗的時候，露出驚慌的臉色，我們一些沒有同情心的侮辱他。後來有一個惡毒計策——這是我的小發明——叫那新會員的舌頭伸出來，那時離這最近的一個會員便低聲說：「的布勒拿一塊燒紅的鐵來！」說話時，聲調過意減低些，怕給他聽到的腔調。倘若那新會員把舌頭縮進去了，我們又有侮辱、嘲笑、的資料了。

我們集會時，沒有一定的地點，每次都在會員的馬房。每個會員都有權召集一次會議。如果會員

缺席，要罰一分錢。所以我常趁有一部分會員一定不能出席的時候召集的。有一次，便聽得巴萊克死了祖父的時候。這辦法，使我們的常備金，非常充足，最多時，有一元二角五分。

我已告訴過你們了，我們的會，是沒有特殊目的；其實是頑皮孩子的集團，作些玩皮的事業吧了。我們最得意的傑作，是玩弄那些近視眼和跛脚的利佛木斯人民。漸漸的，我們的名聲大起來了，鎮上有什麼壞事，都疑心我們幹的。

有一個早晨，利佛木斯開出門來，發生了一件怪事。這鎮上所有街道的路牌都搬場了。昨天明明睡在葡萄場的，睜開眼來，已在蜜蜂台了。瓊斯路已改在栗子街的北面，豌豆街已不知去向了。市鎮當局知道了這件怪事，馬上努力偵查，結果丹布爾學校的六個小朋友被召到審判官面前去。

我哭着要求請老祖父諒解，但老祖父沒有理爲我，我在沒有辦法的當兒，只好躲在柴堆裏。到下午三四點鐘，不幸給老祖父找着了，便不顧死活的把我從柴堆裏拖到法官那裏去。其他的五個壞東西——這是人家對我們的稱呼——也已被爸媽從頂樓上，鷄棚裏，炭簍裏，拖到法官面前。最可憐的，要算馬登了，他躲在屋後的沙泥裏，所以像一個新發掘出來的木乃伊了。

審判官想我們說出來，用了種種威嚇的手段。但這次我們委實不知道，對他的又硬又軟的本領，得不到一點效果。直到後來，知道幹這件事的，是駐守在港口炮台上的一部分士兵幹的。康威這傢伙，真可惡極了，我們這次被拘，竟是他告密的。後來審判官問不出情由，叫他來對實，但他比我們還害怕。

我們雖已嚇得面無人色，他却不敢抬頭來看我們。

這一次，我們對於康威的仇恨是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他告發我們燒郵車，他又將二十四張冰淇淋發票交給馬登的爸爸，這一次又叫我們到法官那裏去。他這種目無蜈蚣會的態度，我們必須矯正他。我們便在議會中，大家熱烈的討論，後來決定一條連環妙計。

這時，鎮上有一個瘦削而溫柔的藥劑師，叫彌克的。許多人都知道他快要結婚了，然而新娘是誰，這是他胆小怕羞，沒有勇氣去求婚吧了。

康威的媽媽是個寡婦，但她的心，卻沒有跟丈夫一起死，很想嫁人。可是她的改嫁，卻沒有在短期內成事實，這不是她怕羞，而是彌克不會向她求婚，她的心裏，實在非常愛着彌克。

康威家中是開成衣鋪的鋪子的，地點恰巧在彌克藥局的對門。因此康威的媽媽，到下半年，她穿了新衣服，坐在樓窗口，用誘人的眼光，向對窗看着。她頭上的人造花，她身上的新衣服，以及她的舉動，都表示了她的心事。他的臉上，似乎登着大字的廣告：「快來娶我吧！」但是這位怕羞的彌克先生，並沒有把她娶去。

## 九

## 蜈

## 蚣

## 會

我們的妙計，就是利用這兩個不幸的人物，來報復我們共同的仇恨。我們蜈蚣會的會員，本領頂大，一塊石頭，可以打下三只麻雀。我們恨那位寡婦，到不是爲她的多情，而是爲了她是康威的母親。至於藥劑師，却爲了寡婦愛他。



一個十月的星期六晚上，天色極黑了，我們去進行我們的計劃。

第二天早上，鎮上的人，都要到禮拜堂去，他們經過成衣鋪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笑容來。因為他們的眼前，看見那藥店窗上貼着幾個大字：

「徵求女裁縫」這一句聰明的笑話，大家一看便明白了。雖然不久這張招貼立刻扯了，可是這個有趣的消息，已傳遍全個市鎮，我們的計劃是成功了。比這更有趣的，大家都沒有注意到我們。

大家說：「又是那些士兵幹的玩意兒。」

## 一〇 決鬥

這件事，在許多人的心裏過去了。但康威是知道我們幹的。明天上課時，我們偷偷地在看他，看見他的頭髮比平日亂，雙頰比平日格外凹進了。他知道我們在偷看他，他惡恨恨地在石板上做算術。盧威的大姆指有些特別，他能脫去關節，自由活動。更到讀書或背書困難的時候，他的大姆指會活動起來。這天早上，他的大姆指，一刻沒有停過，這可以證明他的心理是十二分的不安。我們在私下猜想，他到休息的時候，一定要和我們為難，但是十五分鐘過去了，一點動靜也沒有，這却有些使我們失望了。

放晚學的時候，大家都走了，只有我和華雷斯還在校中努力讀那難懂的不規則動詞變化。華雷斯先背完回去了。後來我也背出，拿了書包預備回去了，跑到運動場上，看見我的小朋友伏在籬笆上，

不知看什麼東西。康威站在背後舉起拳頭，不管三七二十一，向那人頭上打去。我竟大動義憤，跑過去用書包把他的頭打住。

羅傑恰巧雙手插在袋裏，靠在抽水機上，懶洋洋地看他的朋友勝利。看見我擲書包過去，便大聲叫：「康威蹲下去，湯姆來了！」

猛回頭，康威的頭上已吃了一書包。他伸出長臂，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我的淚水從眼眶裏流出來，那些眼淚不是爲了失敗流的，而是爲了捨不得頭髮流的。

不一秒鐘，我用亞當教我的姿勢，脫去上衣，右足站定，眼睛釘住康威。

康威也預備打的姿勢，大家瞪着眼睛，一動不動，若沒有人來助興，不知在什麼時候才打起來。剛才這時，有一班年長的同学，到學校裏來打棒球。正當我們磨拳擦掌的時候，他們闖進來了，一見我們那副模樣，就丟了棒球跑來圍在我們的四周。

亞當知道我們還沒有動手，就煽動的說：「你們是決鬥嗎？」

我說：「是的，決鬥，除非康威向華雷斯請罪，保證以後不和我們胡鬧，再把我的頭髮裝上去，否則……」

最後的一個條件是十分苛刻的。

康威狠狠的說：「我一件也不願做。」

於是亞當莊重的說：「那你們的主意已定了。羅傑是他的助手吧？喂，你們怎麼會吵嘴的，快告訴我？」

「他在欺侮華雷斯。」我說。

康威說：「不，我沒有打他，我正要打他，因為他是知道藥店窗上的那張招貼的。現在我知道是什麼人做的，這奸刁的賊。」他說時指着我。

「呀！什麼話？」我忍不住了他的侮辱。

亞當說：「不要開口決鬥了。」他說完，把我的頭髮用手帕紮住，怕我的頭髮給敵人佔去便宜。他又把襯衫塞塞好，鈕子扣上。他說：「不要怕，打吧！」

康威也機警，叫羅傑打扮得和我一樣。

亞當對羅傑說：「你們準備好了嗎？」

羅傑說：「好了。」

亞當輕輕對我說：「站在西邊，讓太陽去晒他的眼睛。」

決鬥的結果，我的眼睛出血，嘴唇發腫。其實雙方都受了傷。

我進學校以來，我像綿羊一樣，對康威的橫蠻，只是一直容忍的。我本來可以告訴格陵蘭先生，請他保護；但是丹布爾學校裏的孩子，誰也不肯這樣做的。這是對的，還是錯的，我全不管，我總跟大家一

樣的，康威和我胡鬧，果然是直接的難受，他還欺侮華雷司，又給我間接的痛苦。我若再不和他打個上下，我竟是個弱着了。我現在是如何的快活，康威給我打倒了。同時我還得謝謝亞當的指導呢。

我記起布郎他在學校生活着的話了：

戰爭，你終要設法避免，直等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人家逼你要打；你對自己問個明白，再去回答。你若說「不打」，一定要有不打的理由，決不可以因怕被人家打倒而退後，那是最丟臉的事。倘若你決定打了，那你一定要打得努力，你還有力打的時候，決不可以罷手。

最後的一句話，說得最有意思，我所以能戰勝康威，全是這句話的力量。當時，我打倒後來，已不很立得住，也看不清楚了，——我會碰在抽水機上——可是康威却先逃了。亞當跑過來和我握手；我向他很命的打了一拳，因為我以為戰爭還沒有停止，把亞當認為康威。

等我明白了，我就接受了他的祝賀，再溫和地莫名其妙和小朋友握手。當時華雷司要把他的銀鉛筆盒子送給我。這位好良心的小朋友，當我們打的時候，他害怕極了，他連看也不敢看，頭朝着籬笆。

抽水機裏弄些水，洗洗手臉，精神充足了許多，後來有三四個小朋友送我回家去。我們在月光下一步步走着，人受傷了，可是勝利的。我自己知道面部上只有鼻子是完全的，我禁不住向我自己說：「這樣傷了還算勝利，那失敗的怎麼樣了呢？」

巴萊克吞吞吐吐地說：「湯姆！」

「唔！」

「我們出來的時候，先生在窗口看我們呢？你看見嗎？」

「真的嗎？我可不見。」

「我是看見的。」

「那末什麼都給先生知道了。」

「自然囉！」

亞當插嘴說：「不會的，否則他該出來干涉了；也許他看見你碰在抽水機上的，那時，你真勇敢極了。」

「現在也沒有法子想了。」我沒有力氣的說。

我們回到拿德公館，亞比蓋開出門來，看見我是笑着的，他竟嚇壞了。其實我那時是好好地笑着。後來她說，當時我的臉色簡直和中國的木偶一樣。她並沒有說什麼，只把我拖到老祖父的面前去。

老祖父靜聽着我陳述，我說完的時候，他便說：「啊呀！我年青的時候，也是常常闖禍的，你真像我的性格，難道這是我家的家風嗎？」

「讓我去拿一杯開水……」亞比蓋說時嘴巴蹶得高高的。

老祖父立刻阻止她，叫她不要去拿開水，而叫她去拿黑布來，用度是包我的眼睛。

老祖父是原諒我了，但是學校裏打架，格陵蕭先生是不肯放我過去的。況且他看見我們的決鬥。第二天早上，他禱告以後，就喊我和康威到他的跟前。去。康威的右頰上貼着橡皮膏，我的左眼睛包着黑布。其他的小朋友，看見我們並肩站着，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靜點！」格陵蕭先生嚴厲地叫喊着。

格陵蕭先生就問我們打架的因果，我說：「我第一天到學校裏來，康威就和我胡鬧。這事實，請問其他的小朋友吧！」

於是先生就問亞當、馬登，不用說，他們是幫助我而不會幫助康威的，他們的說話，證明康威是愛決鬥的孩子。羅傑看見康威沒有人幫助，便自告奮勇的站起來說：「昨天的決鬥，是湯姆先動手的。」這句話對我很不利的。

這時，華雷斯便舉起手，他沒有聽到先生的呼喊，立在位置上說：「昨天的事，湯姆不是爲了他自己而決鬥，而是爲了我而決鬥，他們都是爲我，倘若先生要罰湯姆，請先生罰我吧！」

華雷斯的說話，都證明康威是在欺侮幼年同學的怯卑的人物。先生對於這次糾紛的結果，前後都明白了，他便宣告辯論終結，他沉思了一會，用嚴肅的語調對我們說：

「你們是知道的，相打相罵是違背校裏的規則。若一個小朋友去虐待另一個小朋友，在學校範

圍以內，在課堂以內，都應該由我來解決。雖然我是不歡喜小朋友來告密的，我從不會暗示你們，鼓勵你們；但是年大的小朋友，看見同學發生爭執，都應當來通知我。何況昨天的一場決鬥，一定先要來和我商量，決不能在邊頭煽動，自認爲是他們的評判員。我再不歡喜孩子們決鬥，因爲決鬥是一種野蠻的行爲，就拿昨天的事情講，所有在場上的小朋友都要記一次過。但是我爲了原諒他們第一次，只罰動手的兩個小朋友。康威剝奪一月自由，不可以玩耍。湯姆以後四次的拉丁文練習加多一頁。同時，你們在全體同學面前互相握手，承認自己的過失。」

我倆慢慢地回過頭來，用最勉強的態度，互相握着手，康威喃喃的說：「我很對不起，昨天打了你。」我冷冷的回答說：「不要放在心上，我也很對不起，昨天打倒了你。」

「好，回到位置上去吧！」先生一邊說，一邊回過頭去，自己獨自在笑了。我想我抱歉的措辭是最適當的了。

從這次以後，康威不再和我吵鬧了，他和他的走狗羅傑，處處盡力和我避免衝突。華雷斯也不再受他們的欺侮，我也沒有機會受亞當拳術的指導了。

## 一一 我的小馬

利佛木斯的生活，中吉卜賽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現在我要說吉卜賽了。當然除了他，我還有別的

動物，因為我是健康活潑的孩子，若沒有動物做我的朋友，我是如何的寂寞呢？我有二只老鼠，亞比蓋非常悽牠們，以為牠們鬼鬼祟祟不是好東西；因為它們常常咬破紙類，或爬上床舖，糟塌被頭，有時兩只紅眼睛瞧着人們。

又有一隻狗，和一隻獵狗。他最有趣味的，是和月亮吵嘴，每到月明之夜，他就在後花園裏汪汪地叫着，他常常這樣叫，人家就討厭牠了，沒有辦法，就把牠們賣去。買主是屠夫，叫牛津的，當賣的時候，我提出抗議，結果終於到牛津的舖子裏去了。

至於鳥類，我沒有一種可愛的。有一個時間裏，我會經愛過一只老鸚鵡，牠真會說話呢。後來牠不知好歹，學會了許多罵人的話。有客人來了，牠也大罵特罵，常常得罪客人。結果又把牠賣掉。老祖父怕我傷心，就買了一對烏龜，抵我的損失。後來烏龜又換兔子，兔子又換猴子，那小猴子，真可愛了，牠是一個新從菲洲回來的水手裏買來的。

不過牠和吉卜賽比較起來，我還是愛吉卜賽的。雖然我除了牠，買過許多動物，可是我不會討厭牠。牠是世界上最懂事的小生物，牠非常聰明，對於人們的動作牠都能做效。牠有一般女性所有的美麗，這連她自己也知道，並且愛妝飾——她的鞍褥。只要把鞍褥裝上，她歡躍奔跑，表示她心中的快活。那褥子是軟皮的，鞍子是讓着珠瑯的，踏蹬是塗銀的，這很合她愛美的性。有時把牠的鬃毛理齊，再插上一朵玫瑰花，真是好看極了。



還有一點奇怪的地方，牠愛青年的男子，討厭結隊的女孩子。倘若在我們的車子裏有女性坐著，牠就不肯好好的拉。有一次，胡椒粉的妹妹不相信我們的說話，偏要騎上去，後來她還沒有坐定，便給牠掀下來了，跌了一跤。不一刻，巴萊克騎上去了，牠似綿羊一般。

牠不知道我家裏的幾個人是什麼地位。牠敬重老祖父，當牠在老祖父身邊，一定不敢撒野。亞比蓋是常常給這小東西嘲笑的，牠不知在什麼地方好笑的。

加林是再怕牠的。牠知道加林怕牠，所以每次加林到馬房前面來晒衣服時，牠停止了吃草，故意跳到加林身邊。加林晒一次衣服，必須要逃走三四次呢。

馬房和住宅是分開的，但這聰明的小馬，牠會拔去門閂，解去環鈕。這樣一來，亞比蓋和加林可討厭了，如果牠們把食物放在廚房的桌上，便有被吃的危險。有一次，他們做好了雞蛋糕，放在桌上冷一下，不料給吉卜賽吃去了。

其實關於吉卜賽的事非常多，在這短短的一段中，是講不完的，現在揀牠最有趣味的事，告訴讀者們吧！

我們叫牠學亞比蓋的走路，牠便學會了，扭動身子，移步很小，牠簡直和亞比蓋一樣。有一次，亞比蓋自己看見了，她亦說她的聰明。

在利佛木斯每年有一次馬戲班來表演。我們訓練牠，就是受了馬戲團的影響。我想人家的馬會

表演，牠一定也能表演的，我決定以後，就教牠跳舞，教牠點頭，教牠一隻眼睛曇一下，她學得很快，又肯努力，所以一學就會了。

小猴子和吉卜賽很要好，牠們一見面就成了朋友，以後牠們常在一起。

散納王子這是胡椒粉給小猴子取的名字。牠住在馬房裏，而且每天看見牠蹲在吉卜賽的背上。有一次我騎了吉卜賽上街去游玩，看見街上的人都在注意我，或在笑我。我真有些莫名其妙了，回頭去看，看見馬屁股上坐着小猴散納王子，牠手上拿着一隻盤子。以後我騎吉卜賽出門去時，總把小猴注意一下，或把牠關在馬房裏，讓狂叫。

不久以後，可憐的散納王子生病了，後來竟沒有把牠醫好，我當時是如何的傷心啊！到現在想起來，我還覺着不快樂。吉卜賽當然也和我一樣，牠覺得非常寂寞，那時牠更和我親熱了。我到學校裏，牠也偷出來，到學校裏來等候我回去。所以我的愛吉卜賽實在是不能用筆來形容的——我祈禱的時候，我總提起牠的名字。我會做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我的處女作，因為文字沒有受過嚴格訓練，所以對於體裁方面，也許有不周到的地方。

每星期三的早上，我們要繳一篇文章，題目是先生在星期一就選定。先生又定了二種獎品，獎給一月裏作文成績優良的人，或最壞的人。第一種獎品是洋刀，鉛筆盒，許多我們心愛的東西，第二種獎品，是一只尖頂的紙帽，帽上有四個字。「我是笨伯」叫那成績不好的學生戴一個鐘頭。

一天早上，我把文章整整齊齊摺好，繳到先生桌上的時候，我是如何的興奮。我究竟得那一種獎品呢？現在我把這篇文章記出來吧：

馬

馬是有用的動物，養牠是歡喜的。我有一隻牠叫吉卜賽。牠咬，牠的棕毛很長。一天我洗牠前足，牠低下頭跌在我一只水桶裏。就在旁邊的。我打牠六次用一個棒。這種刑罪是極大的。

這篇文章，不是希望讀者讚美，是希望讀者批評的，讀的時候，最好用鉛筆把別字和標點馬上改正。我不生氣的。

## 一一一 老祖父的惡作劇

一個冬天的早上，老祖父向天看了看，以航海家的口吻說：「大雪快要來了。」

老祖父雖是愛預測天氣，可是不十分預言得到。禮拜堂尖塔的風向旗，和老祖父常常作對，或是開玩笑吧。如果他說今天天氣好，那末正午以後，就會來一陣大霧。有一次天旱，他就接連六個拜禮，斷定地對我們說：「這一點鐘以內，一定要下雨了。」但是經過四十二天以後，他的預言算中了，在一天下午，果然大雨來了。

我坐在利佛木斯，也住過十八個月，可是腦子裏的印象一些也沒有。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利佛木

斯的可貴。

利佛木斯第一次下雪，那雪片，象白的花朵，這種自然界的奇觀，使我快樂驚異到極點。那天恰巧是星期三，我沒有事做，便停在窗口，目不轉睛地看白花朵，在天空中捲來捲去。一直到黃昏，天色黑了，我才進餐室去。

過去，我也看見過下雪，但是都沒有那麼大。不一會，地上積雪已有幾寸，窗外的玫瑰開滿了意外的白片，都低下頭。大門旁兩根柱子變了高大的蘇格蘭人，穿着白衣，戴着白帽，雄衛的站在拿德公館門口。

風刮得大，雪下得緊，大約繼續了一個晚上吧，明天早上，我從床上跳起來，看見了美麗的太陽，一點雲衣也沒有。整個大地披上了白袍，一眼看去，只是白……白……我們的屋子已埋在雪地裏了，連窗子也不容易開。

因為交通的不便，這天沒有到學校裏去。街道是分別不出了，到十二點鐘，有四只牛拖了雪車，在主要的街道上開出一條路，僅僅供給車輛行駛。

老祖父和我，從前門起到大門口止，開了一條隧道，三尺闊，六尺高。這隧道的壁上和頂上，嵌了極大的珍珠和寶石，偉大極了。想到考伯的詩裏，說俄羅斯冰宮，也許和他差不多了。

這天夜裏，溫度劇減，我受到生平以來第一夜的冷。第二天，利佛木斯的老人，都說這樣大雪大冷，

二十年沒有了，若再接下去怕人要凍死了。

我們的隧道給冰冰得非常堅固，馬車可以在上面往來。一陣陣的雪車鈴聲傳進來，寂寞的空氣中，充滿了活氣。屋檐下的冰條有二尺長。門前的兩個蘇格蘭人依舊站着不知到什麼時候，他在能交差呢？氣候是越變越低了，馬登說過：「要把銅獼猴的尾巴凍掉了。」我雖不會見過銅獼猴，不知他的忍耐力怎樣了。

利佛木斯的冬天並不比夏天壞。在學校中玩雪球，在密爾池玩跑冰，坐了雪車叫吉卜賽拖着走，這種種生活，比夏天快活呢。況且過幾天又是感謝節了。接下去還有聖誕節，還有新年，還怕寂寞嗎？

餐室裏的火爐，當然是最可愛的地方，不論北風怒吼怎樣兇，窗格上的積雪怎樣厚，我們圍在火爐邊，什麼也不怕了。蘋果和蘋果汁是每晚都預備好的。老祖父吃蘋果汁的時候，態度非常滑稽。他時時不看螺螄報，就和我着棋，不着棋就聽亞比蓋講故事。

我不是說過一切家務都由亞比蓋全權管理的。她的性情很怪僻，爲了她，大家的生活，已變動了不少；但是有一件事，直到我到利佛木斯，還沒有改變。這就是老祖父的烟管。亞比蓋下令禁止在餐室裏吸烟。但是老祖父是每餐一定要吸烟的，這是十多年來的習慣。亞比蓋儘管嚴厲禁止，老祖父還是要吸，其實這住宅是老祖父的，他要在什麼地方吸烟，盡可在什麼地方吸烟。誰可以去干涉他呢？可是他爲了合她的意見，常常遷就她無理的主張。烟當然要吸，不過不在餐室裏，我常見他在倉庫裏或是

花園裏躲着在吸。這麼偷吸烟，在夏天還可以過去，在冬天可討厭了。西北風夾了烟味道是苦的。他到忍不住的時候，他關了門再吸烟。

大雪晴了以後，亞比蓋正在客堂收拾整理，忽然老祖父從樓梯上慢慢地下來，嘴裏啣着一枝長烟管。這一來，亞比蓋急急倒退，撞在帽架上喊一聲：「啊呀！」

這可怖的叫聲，可沒有作用，老祖父仍若無其的將烟嘴拿開，把一口濃霧吹在零下兩度的冷空氣裏。

亞比蓋怪叫着：「不要走近我，不要走近我！」說完回身就逃，因為烟味可以使她頭痛。

加林聽到了這件事，立刻拿水給亞比蓋洗手面，又倒開水給她喝。我想，這樣做去，老祖父太殘酷了他捏着沒有火的烟管，立在旁邊，面上似笑非笑，又像在玩賞亞比蓋的痛苦。後來她回復了原狀，他坐在她身邊，笑嘻嘻對她說：「這烟管是沒有烟的，這還是新的烟管呢！這東西，我是買給湯姆吹泡泡的。」後來加林偷偷地對我說：「亞比蓋是用眼睛來聞烟味道的。」

老祖父的惡作劇，使我們好笑了幾天，但是亞比蓋却十分惱怒，不肯原諒他的行爲。不過從這次以後，老祖父便漸漸地不吸烟了，最後終於戒了，這不清潔不衛生的習慣。

住在荒僻的新英格蘭市鎮的孩子，冬天的生活，沒有多少事情可以報告。當然，他們也覺得耳朵和足趾像刀割一般的痛；他們的雪車會和雪車撞過，他們也會跌到冰穴裏，凍得半死半活。其實這種

事件，我都經歷過，可是這些都沒有趣味，所以不要說吧！以後，我要談談關於斯拉德山上的雪堡。

### 一三三 大雪戰的一幕

利佛木斯鎮上的孩子，常常要吵架，這件事對於當地的老居民，也覺非常困難。

爲什麼要吵架，這起源是無從究了。至於是那一面的孩子先行侵略，也沒有人知道。總之這敵對的形勢，是一代代傳下來，這樣一代代傳下去，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停止。

冬天，這些事件發生最多。常常南市的孩子們把我們北市的孩子們恨得眼睛裏迸出火來，尤其我們在斯拉德山上築了一座雪堡以後。

斯拉德山，鎮上的人叫牠無人山，地勢不很高，面積極小。大約只有一畝半地的樣子，位置恰巧在兩縣的界線上。山上全是大花崗石，一塊高，一塊低，是非常不平的，在這山上，不可以建築房屋，所以山上沒有人住過。山的東西兩邊已闢着街道，但沒有上山的路。山的南面石頭是給建築監獄掘去了，所以已成削壁，誰都爬不上去，結冰以後，更困難了。只有山的北面，還找得上山的路。

一天下午五六點鐘，北市的二三十個孩子，靜靜地把斯拉德山佔領了，並築起一道圍牆，圍牆又築得堅固。

整個圍牆，把斯拉德山圍住了，好在這山的各處，是用不到防守的。

第二天早上，南市的孩子們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看見哈立司的紅手巾在旗杆上飛揚着，他們是如何的忿怒啊！

不一刻，全鎮的孩子們都知道了，於是那些「水老鼠」「船光棍」（這是我們送給他們的綽號），便下哀的美敦書，約定星期六下午來襲擊雪堡。

果然，一到星期六午後二點鐘，哈立司便領了丹布爾學校的全體戰士和許多自願效勞的義勇軍，去埋伏在斯拉德雪堡的牆後，另外準備了三百多粒子彈，等待敵人來進攻。不一會，五十個敵軍來了，由馬德亞姆領導。我們的總司令讀者一定猜得到的，是哈立司。

在沒有開戰以前，雙方的總司令，立在中心地段，大家簽定了幾條戰時公約：

（一）每次戰爭的時間，必須在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六點鐘以前。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守在雪堡裏，所以來襲擊，要遵一定的時間。

（二）倘若對方在不規定的時間內，來偷佔我們的雪堡，不能算正式佔據，只能算是一種可恥的偷襲。

（三）如果南軍同時有十個人衝進圍牆，並能支持二分鐘以後，那雪堡就給南軍。

（四）雙方不能把石子裏在雪球裏，也不能用冰凍的雪球投擲。因過去有人把凍結以後的雪球，擲對方的敵人，結果闖了大禍。



公約簽定以後，兩個總司令回到自己的地方，指揮作戰。

我們的隊伍，由哈立司分成兩隊，一隊是精明的擲手，專司射擊，使敵人不能接近雪堡。一隊是預備隊，他們的職任是和衝上來的敵人肉搏，有時突出圍牆去捉捕敵人，所以每一個人，都是身壯力強的男子。

預備隊在雪堡裏是步兵；衝出去以後，算是騎兵；同時造雪彈也是他們的任務，在總司令部做事的，有五個是丹布爾學校的同學，我當然也是一個。他們的任務是傳達命令和救護傷兵。

敵軍總司令也是一位老將，很能調度軍隊。他們全軍分成五隊進攻，每隊只有六人，所以使我們很困難消滅他們。他們的進攻目標，也常常改變，使我們不容易防守。每一隊進攻，後面終有炮兵發彈保護。不過他們對炮彈是十分保重，不肯浪費，必定要衝到我們近頭才肯用炮彈。

戰爭一開始，哈立司一彈就射中在馬德亞姆總司令肚子裏。我們全軍歡呼，士氣旺盛。不到一小時，敵方的炮彈已像雨點一般地飛進雪堡，衝鋒隊也就在炮兵的掩護之下爬上山來。這時耳朵裏只聽得一片喊殺聲，形勢緊張到極點，也許真正的戰爭，也不過如此的猛烈吧。

衝上山頂的敵人，另有十一二個，五個才爬上，就給我們拖到雪堡裏來了，其他的都給我們猛烈的炮火逼退了。

哈立司對我們說：「朋友們！勇敢極了！」這時大家自然興奮到了極度。

不論什麼戰爭，要得勝利，是要付代價的。我們的騎兵隊因為追擊敵人，中了伏，給他們包圍，捉去六個，中尉維德孔，上尉馬登。維德孔是我們南軍裏最著名的炮手，只因他身體不健，所以總司令沒有一定的職務派給他，這次他一時高興，去追擊敵人，結果給敵人捉去了。敵人的總司令，早知道他的本領，所以把他編在炮隊裏。這樣一來，我們可是覺着重大的損失。這時敵方的炮彈如雨一般的投過來，並且他們的砲彈打得十分準確。除了維拉德以外，胡椒粉也會給他們捉去，替敵人幫忙了。

戰爭一猛烈，醫院裏睡滿了傷兵。前方太接近了，砲火沒有力量，雙方互相肉搏。敵人幾次攻圍牆，我們幾乎抵抗不住，後來總司令親自領導人員，上前線去，合力把敵軍一齊趕到山下去。

太陽也像我們一樣的疲憊了，漸漸地往山下爬，我們也大吹軍號，召隊員歸隊。我們看見敵人退走，便拍手歡呼，直到他們聽不見了才止。

雙方的俘虜很多，我們捉了十三個，他們捉了十一個。亞姆司令要求無條件的交還，因為我們的俘虜中都是小兵，他們的俘虜都是軍官。這事雙方的司令又起爭執，終至拳鬥。結果我們的總司令，連剩下的一隻眼睛也受傷了。但是他一點不後悔，第二天他還發一個命令加獎我們。

下個星期三，戰爭又開始了。不知是那次，我們的雪堡給敵人攻入了。不過我們雖然吃敗仗，我們也努力奮鬥，奪獲敵人許多軍火，捉俘虜。最後，終於放給我們努力收復雪堡。這樣失了又得，得了又失，經過許多次數。

亞姆司令的部下，有一回，他把砲隊集中在右面，掩護了小小的步隊，猛攻我們的左面。我們的總司令一看來勢兇猛，把右面的調到左面，去抵抗敵人，那知便在這個時候，埋伏的四隊敵人，竟繞道佔領了我們的右面陣地。這時，我們在夾攻之中，已無法抵抗，只能把雪堡放棄，這個重大的打擊，哈立司令的名譽，一落千丈，要是不是第二次的奇襲，雪堡是不容易收回的。

戰爭一天比一天兇猛，雙方的熱血在沸騰了。最後，對戰時公約也不遵守了。哈立司令發一個命令抵抗敵人，用夾石子的雪彈，我們也用石子雪彈投擲敵人。這樣一來一往，破壞力量就大了。

斯拉德山上不是遊戲的場地了，每次雙方遭遇，總有三四人受傷的，紅十字旗在空中飛舞着，他們抬着失了知覺的孩子們。

戰事進展很快，北軍已有七個重傷，南軍已有十二個睡醫院裏。於是轟動全鎮，大家覺着事件非常重大，便通知警局，請他們來干涉。孩子們發覺更大的敵人，便放棄自己的敵對，去和警察周旋，我們也覺得警察可惡，就衝下山去，幫助他們。

不怕死的警察，居然以寡敵衆，勇敢的把南北兩軍一齊趕進圍牆，我們更同心協力，拚命和警察掙扎。

這四位武裝的傢伙，竟衝上山來，要我們投降。我們怎麼肯呢！自然拚命抵抗，不給他們接近，我們後來其中有一個，竟不知厲害衝上圍牆來。這可有味極了，我們二十四隻小手，把他拖進雪堡，按在地

上，大家坐在他身上，使他不能動彈。

還有三位，看看自己的能力有限，便派人馳赴警署乞援。不一會，警士來了許多，面後跟着看熱鬧的市民也不少。我們一看來勢不佳，兩位司令便開緊急討論，結果我們決定立即撤退，於是我們跳的跳，滾的滾，一齊逃到山後去了。

說起來我還可惜，我們的雪堡給他們毀了，並且有一個警察日夜留在那裏。

## 一四 海中的大難

雪已似夢的消滅了，花園裏的知更鳥，常常叫醒我的甜夢。從白雪變為羣花野草，這使孩子們是如此的奇怪呀！

利佛木斯和我已有一年的交情了。但是你若還不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孩子，你可不能怪我了。雖然我很少提我的課業，這是因為要合於這故事的緣故。不過我既愛玩，可是課業，倒也肯努力的。拉丁文法我讀得頂熟。在家裏和老祖父談話，我也能引用詩句，老祖父常常吃驚我的進步神速。下學期就可以讀布雷耳演說了。我也覺得「馬」這篇文章的壞，現在已進步多了。我學得格陵蕭先生是古人中外最偉大的學者，我常常想長大以後做他這樣的人，可是有時也想做一個著名的騎士。

這件是春天裏的故事，使我永遠忘不了，只要我一想起，覺得這事活躍在我的眼前像我又墮入

那時的境地中了。

海和利佛木斯的孩子有極大的關係。當他們在搖籃裏的時候，已聽慣了遠處傳來的浪濤聲。稍長大些以後，就自己到沙灘上去散步玩沙，看着濁浪滾滾，似萬馬奔騰。有時看帆船漸漸遠去。最得意的孩子，立在自己的船上，在漫無邊際的水上蕩漾。

全鎮充滿了海水的氣味，空氣中常含着鹽味；濃霧，不時爬進靜寂的街市。

每一個孩子，冥想著海中的秘密；激發起他們的冒險精神。總之，他們自小已成了一個天生的水手。有一隻船，任他去放在水面上，這是利佛木斯孩子們的志願。

我呢！初生在這裏，現在又抱著滿懷同情回來，當然有這種習氣。五月中，市鎮上有一隻小船拍賣——小船叫海豚——不必說，我是極想買的。

爲了那小船的事，我們組織一個公司。亞當馬登華雷司已認了三股，每股五元或六元，我可記不清了。第四個股東還沒有找到，要是沒有股東來認股，這件買賣却成問題。

我怎肯錯過這個機會。我所有的，只有四元半，還缺的一部份，我把蜈蚣會的會款墊用了。交款以後，我們四個股東一齊立在碼頭上，看那「海豚」船身是白的，船邊有一條綠線，船尾上是一只海豚，滿身黃毛，張開大口，神氣的注意海中自己的影子！

我們是怎樣的快活啊！我揚着帽子，匆匆忙忙的跨上船去，忽覺有一隻手輕輕地搭我的肩上，我

回過頭去，却碰在老祖父的身上，他的目光，似乎比平日欣喜。

我猜想，老祖父是不會怪我買這船的；我又想他對於船頭上的斜杠，桅杆，他眼睛裏看起來，都是沒有道理。我會和老祖父搖過幾次船，他也知道我的本領。

不久，老祖父用認真的口氣吩咐我，叫我不張了帆，在河裏行駛。這句話，當然減少我的興趣。好在打漿的樂趣還存在。我從沒有違背老祖父的命令，雖然有時划到遠處，但總沒有越出過他所指定的地點。

鎖邊的那條河對帆船十分危險。暴風雨來了，往往容易闖禍。所以每年至少有六七個人死在河裏，而且死的，大概是海船的船長一類的人。

這是事實，我親眼看見過，所以對於亞當的扯足了蓬駛行，我也不羨慕。亞當真是一個極精明的舵工，他常常獨自乘了海豚去游玩。可是馬登和華雷司和我一樣，沒有這麼大胆，何況有家族束縛着。我們有一個希望，想去遊窺沙島。這是港中近海的小島。可惜我們沒有時間，星期三和星期六却只有半天工夫，星期日要做禮拜，平日呢，我們不愛逃學，然而到那邊去必須要一早出發，月光下回來，這事真使我難到了。

天無絕人之路，機會來了。有一天下午，先生接到一個電報，說叔父死了。他不得不回去，明天決定停課一天。我們那時快活極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明天，天沒有亮，我已起身了，那是因為出海要趁潮水，過時就失了我們的機會。一切應用的東西，昨天晚上我已預備好了。我們在船梢裏，放着燒魚，乾餅，豬油，蘋果，檸檬以及胡椒等一切食料。亞當還帶了一個篷帳，預備休息時應用。

我們卸下了帆樁，換上了一支大槳，便動身了。我坐在艙中，雙手搭上那支大槳，我自己覺得已像哥倫布了。我還想當初哥倫布不知也是偷偷地溜出來，不給人家知道嗎？

馬登知道我們是偷走的，所以他趕到碼頭上來。他因為爸爸的不允許，所以不同我們一起出發。他看見我們離岸了，不知他是好意還是惡意，他說：「也許有大風，你們平安的回來。」

亞當用力一撐，那海豚就盪到中流去了。

景色如何的可愛啊！一些微波也沒有。海豚過去了，後面跟着兩道波紋。太陽才從水面上升起來，又紅又圓，像中秋的月亮一般。

市鎮漸漸向退遠，我們已穿進羣島之中了。將到港口的時候，常見有微風把水面吹縐，閃出萬道金光，緩緩地揭出了朝霧的薄幕。

當海豚的船頭吻到窺沙島時，太陽已升得高高了。這個島是羣島中的末一個，所以那一邊是向海的。可是我們停泊在靠河的一邊，流水緩慢，岸也很平，覺得非常便利。

到岸以後，我們選定搭篷帳的地點，又把一切應用的東西搬了過去。用幾支槳支持篷帳，然後拿

了各人的竹竿，到海濱去釣魚。那時青鱸雖不多，可是我們居然釣到幾尾。

忙碌了一小時，把魚洗好，架上鍋子，生起火來。新鮮的空氣，輕快的動作，竟把我們的胃口變得像狼一般了。我一聞到香味，竟落下口涎來。

你們一定猜想不到，我們那時愉快的情景的。四個人圍住了鍋子，交叉著腿，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這是多麼可貴的一霎哪呀！

吃喝完了以後，亞當忽然從袋裏摸出一把雪茄來；但我們沒有這個習慣，吃了怕頭痛，便讓他自己去吸。

下午，風吹得大些了，我們便把丟在草地上的衣服穿上去，沿岸去散步，一路上採集了許多珍貴的苔蘚；太陽下山時，我們便下海去洗浴。

正當洗浴時，天氣變得異樣了。一塊白雲在天空裏往來奔走，一個個的浪頭在海灘上打滾，我們急著穿衣服，有急雨點從白雲縫裏鑽下來，我們都躲在篷帳裏，等待暴風雨過去。

「不要緊的」亞當說：「暴風雨是很快就會過去的，我們還是吃吃檸檬吧！」但是四面一看，檸檬留在船上，華雷司自告奮勇，奔到船上去拿。

亞當在喊：「華雷司用一塊大石，把船纜壓住，否則海豚沒有了，可不是糟了。」華雷司點點頭說：「知道了。」



鰲沙島是尖的，其他的島也一隻尖角一隻尖角突出在海面，我們的篷帳和海豚是同靠在一邊，可是坐在篷帳裏，却望不見海豚。

五六分鐘以後，聽見華雷司在喊我們的名字，他的聲音帶着十分驚異，我們猜想：「海豚一定出亂子了。」

我們立即拚命的跑去。繞過了阻止，我們視線的一堆怪石時，我們的猜想便證實了。不但海豚脫離了海灘，華雷司也伸着乞援的乎，立在船中，一同飄到大海裏去了。

「快快划近岸來呀！」亞當沒有命的喊叫。

華雷司拿了一塊木板，用力地划，海豚便橫了轉來。

亞當又喊：「你能游過來嗎？」

華雷司對海面看看，其實他知道我們也知道，這樣的急流裏面，誰也不能掙扎的。

海豚離我們遠去了，我們立在沒膝的海浪中，咬緊牙關，幾乎要跳下海去，把華雷司救回來，一個無情的巨浪，阻止了我們的勇氣。

天色黑了，海也就罩上一層猙獰的面幕。

華雷司揮動手向我們告別。我們的距離時時刻刻遠去，但他的臉色我們仍看得清楚。先前那種焦急的神情已不見了。那蒼白的臉上似乎浮起了一道光輪，他離我們更遠了。

天色一陣黑一陣，我們用了眼力，才能看得到白色的海豚。華雷司是完全看不見了。終於連白點也沒有了，一會海豚又出現在一個大浪的頂上，但是不一會，又不見了。永遠不見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沒有勇氣開口。

我們都注意了眼前的慘劇，竟不會注意天空裏的黑雲。忽然眼前一亮，刺刺刺！就是一個霹靂，就是我們脚下的石塊也震動。跟着海水也澎湃起來，同時一個刺耳的聲音刺入我們的聲音，原來有一隻海鷗從我們的頭上飛過。

我們再不能停留在海灘上，也不能回岸上去。我們大家用死力擁抱住，免得大風吹去。不一會風勢稍減，便爬上岸去，躲一會，再奔回篷帳去。

誰知我們的篷帳給風吹了，只剩一根漿。經過幾次的努力，終算勉強把篷帳紮住。

喘息稍定，恐怖心更厲害了。我們自己躲在篷帳裏，但華雷司飄泊在海裏，船像樹葉這般小，海浪有山那麼高，頭上雷電交作，脚下怒濤奔吼，我們禁不住的大哭了。

不知怎的，那篷帳裂開了，雨水從破洞裏倒進來。夜更襲進我們窺沙島和外界完全隔絕了。

馬登忽然拉拉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你看見嗎？——外邊——」。

「看見的——華雷司的臉孔！」

「我也看見的」亞當說：「我常常看見他，就在篷帳外面。若華雷司真在那裏，就決活了。沒有了

他，我們明天不能回去了？我一直在想，我爲什麼不在海豚裏，死活不成問題。

我們希望天亮，又怕天亮。我們希望麥格來礁上的燈塔裏的人救他，但這是希望，誰也沒有把握。我們互相擁抱着，不絕地替華雷司找尋生路，但天終於不肯亮起來。

我們的處境只是困苦，却不危險；我們料定，天一亮，鎮上一定有人來救我們，但寒冷，黑暗，恐怖，也使我们受夠了。接着我們的肚子餓了，可有什麼法子呢？

過了好一會，雨停了，風也停下了，只剩下像病人一般的呻吟着，我們也筋疲力盡了，可是冷得不能入睡。在朦朧之間，常常驚醒。

馬登第一個看見半天中的第一條太陽光他說：「看啊！天亮了。」

我們正向他指的方向看去，忽然一陣打漿的聲音，傳入我們的耳裏。

我們屏息靜聽，覺得那聲音漸漸地近來；不一會，又看見兩點模糊的燈光浮在河面上。於是大家奔到河邊去，拚命叫喊。

兩隻小船看見了，船頭上的人看見了。原來是老祖父和華雷司的爸爸，我們立刻回過頭去，不敢看他們。

「還好，多謝上帝！」華雷司的爸爸不等小船靠岸，就跳上來。但是沙島上只立着三個人家的兒子，他盡力去找第四個，可是他的臉色蒼白了。

我們把經過事件講了，大家都呆呆地站着，一句也不說話。華雷司的爸爸在嗚咽了。

風浪雖是小了，可是小船還不能駛出去。於是大家決定先使我們回去。快艇和老練的水手，留在窺沙島，等天亮了，再去找海豚。

我們回到鎮上，雖然太陽才從地平線上升起來，但碼頭上已有許多人探聽消息。人家說昨天也有兩隊去遊玩，當天不能回來，也是今天亮了才回來的。不過他們的情形，沒有像我們一樣的狼狽。

興奮過度，必身疲倦極了。老祖父扶我回家，馬上叫加林去請醫生。可是我受驚過度，便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兇。

好幾天以後，才聽到老祖父說：「海豚已在麥格來礁東南四哩地方找到了。」

我回到學校裏，看見第五行上的那隻空位，心裏便覺着異樣的酸苦。有一天，我的代數書裏跌出一張紙頭，那是華雷司給我的最後一張條子，我眼睛裏充滿了淚珠，看不出他寫的是什麼話了。

我心上是如何的難過，當我聽說有一個孩子的屍身冲上了格來角，我已昏去了。

格來角是我們洗澡的所在，以後我們再不到那裏去洗澡了。華雷司的葬禮，我還記得清楚，一塊小石上刊着那親親熱熱的名字。

我們現在都已長大成人，闖入了艱苦的社會，為生活在掙扎，你却永遠是個孩子。永遠是個大方而純潔的孩子，我兒時的這一段永不會萎謝。你也永遠是個可憐的小華雷司了。

## 一五 老朋友

華雷司雖已死了一年，可是我還不忍去玩海豚，實在牠給我們的印象太慘痛了。

我在功課方面，也像一個好學生，三個月以內，居然得了二次獎品。老祖父爲鼓勵我起見，又給我一塊錢，老人家肯給我一塊錢，是不很容易的。後來我就把這塊錢，彌補了私用蜈蚣會的公款，我覺得是個天地無愧的孩子了。

這時，我接到爸爸一封信，說要到明年才能來看我，我的一團高興又飛得無影無蹤了。這個起因是爸爸的事業，不很順利，一家公司突然倒閉，使銀行受到極大的損失。不過在我孩子的腦海裏想起來，沒有多大關係，因爲我家裏除了銀行以外，還有遺產，還有政府的津貼。

我兩年不見爸爸媽媽了，實在想念得要命。每次來信，都引起我的思鄉病，現在爸爸媽媽既然不來了，我決意要回南方去。

最近我的知己，就是胡椒粉了，因爲華雷司已是死去。我和他的位置很接近，我們的經濟也二人共用的。我倆常在一處祕密的地方，商量買洋刀做風箏。

我既決定要到新奧爾良去，便約他到郊外的松林裏，把全盤計劃告訴了他。他聽的時候，態度很認真——他現在做法官了，態度也像過去一樣吧——聽完，他竭力主張我成行，他說：「有六個星期

假期，兩個星期去，兩個星期來，家中住兩個星期。」

我緊握他的手，要求他一同和我去，一切費用，由我去負擔。他看看我的誠摯，終於答應我了。後來我們又商議一切路上的事件，預備明天通知老祖父。

我本來在害怕老祖父的不同意，我說明之後，果然不出我的意料，老祖父堅決的阻止我。這可使我手足無措了。最使我爲難了，當然的胡椒粉的問題。

老祖父說：「二千五百里路！這太荒唐了。」

路的遠近有什麼關係呢。反證總是坐船去的。我好不容易說服胡椒粉，他肯和我一起去了，現在對他說：「不去了」我怎麼啓齒呢？

老祖父看出了我的心事，就把困難對我說，最爲難的是一筆大的旅費。他又說爸爸在鬧經濟恐慌，這筆數目却不是小數了。我沒有辦法，只好垂頭喪氣的到碼頭去通知胡椒粉。

他正伏在欄杆上，望着望遠鏡。他偶然回頭，看見了我，他喊：「你看呀！一隻大船來了。」

「在那裏？」我沒勁力的說。

「在費基島左面，你看見嗎？」胡椒粉說：「那不是小船，我想他是開到這裏來修理的。」

早被人們忘了的利佛木斯港口，突然有船開來，能一時轟動全鎮的。三四十個水手嬉皮笑臉地閒散在街上，使每個鎮民的情緒高漲。碼頭上幾家小店，自然利市十倍。

不過除了這些鎮民以外，有大部分人對於水手是很冷淡的。因為在受過風霜的人，什麼事都看得平常，他們的行爲，使人不滿意的。

有一次，有一隻兵艦過了暴風雨，進利佛木斯港來整理。沒有住了幾天，鬧出許多笑話。

但是那些是軍艦上的人。這一隻船大概不會是軍艦了。但我倆不管這些過去的事，我們只高高興興地等待牠近來。

漸漸地近我們的視線了，船上的水手我們已清清楚楚的看得到了。其中有一個，我似乎相識，不知在什麼地方，我雖然沒有看見他的臉，却看見他的頭髮了。

「到了！」那把舵的一喊，他們一齊停了一來。那熟悉的水手拿起船纜，回過身來，却是蒂芬！看見過的水手。

「水手彭！」我高興得幾乎把胡椒粉推下碼頭去。

水手彭是我常談起的英雄，多年不見，一旦相逢，似在夢中了。

他跳上碼頭，身子還沒有立定，我已緊緊地抱住他。「水手彭！你還認識我嗎？」

他顯然是不認識我了，只是目不轉睛的看着我。

他說：「我從來沒有到過這裏，我怎麼認識你。」

我說：「什麼？你忘了嗎？你這可愛的畫圖，二年以前，我們在蒂芬的船上從新奧爾良到波士頓來

的嗎？」

他記起來了。他親熱的把我擁緊，幾乎把我擁得臉色發白。

我馬上請他到家裏去，說：「老祖父一定歡迎你的。」

他說：「等一下。」他一邊說一邊把船索縛在碼頭上。「我去問一聲大副。」他立即回過頭對船上的那個紅臉人說：「我要到一個小朋友家裏，現在還有事嗎？」

那大副說：「去吧！這裏沒有事了。」

這時胡椒粉却把鈎子放在河裏，在鈎魚了。表情是十分冷淡。也許他在妬忌我吧。我請他一同到我家去，他却不自願。

我把彭領到老祖父面前，這位老水手行個禮，祖父也極客氣的招待他，親自去搬一隻桃花心木的椅子給他坐。可是我的老友再三不肯坐下。

這位老水手居然怕起羞來，直挺挺地站在牆角，雙手擦着前襟，露出一副蠢相。他是一個見識極豐的老水手，所以他的蠢相，反引起我的親熱。

水手彭既然不肯坐，老祖父也不勉強他。他走到門口，叫加林拿葡萄酒和菜肴來。老祖父笑着說：「我常常講起你，所以我們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水手彭更偏促了，他簡直像被捉的扒手一樣，他說：「多謝！先生！」



「今天到這裏來，我真快活，不知貴姓……」

「水手彭！我連忙插嘴替他介紹。」

「水手彭先生！」老祖父笑了，他說：「湯姆你去開門，加林來了。」

剛才一開門，加林進來放酒在桌子上，忽然怪叫一聲，蒼白了臉逃到裏面去了，兩隻酒杯打破了。她還不住的喊：「鬼出現了！鬼出現了！」

「我的愛爾蘭女人呀！」水手突出眼珠，發瘋似的衝出門去。

當時我們聽不清他們喊什麼，後來只看見他在廚房裏和加林擁抱着哭泣，我們便明白了。

水手彭滿眼淚水的抬起頭來對我們說：「先生！請原諒我，這是我走遍天涯找尋的妻子啊！」

老祖父高興的說：「敬祝你們幸福！」

亞比蓋在上面，聽到我們的聲音，就下樓看，後來知道加林的丈夫，她也高興得什麼似的。於是老祖父叫她再拿一瓶葡萄酒來，大家吃一杯，慶祝他們的幸運。

那時，雖然這麼熱鬧，但加林不開口。水手彭猜透了她的心裏，所以執了她的手說：「親愛的，這事情說來長得很。那也是我的不幸，和你分別這麼久，我決不是有意和你分離，我是愛你的。」

加林馬上快活起來，用不着水手彭說別的話來擔保了。

不知不覺，他的一小時請假期到了，我們陪他一同到碼頭上去。老祖父和那大副商量請他答應

解除他的職務。大副居然慷慨地答應了。於是我們又一同回去，叫他住在我們一起，但他不肯，他就在旅館裏租了一間房間暫住。

## 一六 水手彭的故事

自從水手彭吻了加林一去不返，這其中的原因，我們當然極願知道的。所以這天晚上，大家吃喝以後，便到廚房裏去聽他們的故事。

老祖父，亞比蓋和我，大家圍坐在加林和水手彭的四週，他手裏握着一杯泡沫沸騰麥酒，坐在許多聽衆前面。

「唔！我親愛的。」他開口了，他說時面孔通紅，他看看老祖父和亞比蓋，他自認他的稱呼太肉麻了，他顯示出他的忸怩。

「我是不會說話的，」他道歉的說：「故事的起因，是我自投羅網。我的名字叫彭甲明。」

「你大膽點說吧！」老祖父興奮的說。

「先生！多謝你，我從頭講起吧。當初我和加林一同住在紐約的一家公寓裏。先生，我們很快活，像富翁一樣，不勞動，過着舒適的生活。但我發覺我們抽屜裏的錢少去了，我又起恐慌，我覺我又要回船上去了。我大概生就是吃海飯的，岸上的做事，我可不能做。」

我和加林結合不久，我們又要分別，我當然不願意。於是我決心到碼頭上，找些事情做。我願做的事情並非沒有，不過給本地人掌握去了，就沒有外人的插足之地。

最後，我們付了一個月房租，只贖一塊錢了，可怕的事要發生了。

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想賺點錢來給加林。我看見一隻二桅的帆船在四十七碼頭。於是我招呼那大副，要求他給我一點工作，但他不客氣的拒絕我，我懊傷的立在一處。接着有一個人來招呼我，「那壞蛋，專叫人上當的東西。」

我們水手，對於這種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仍上了他的當。

「早，朋友！」那呆子說。

「早，先生！」我說。

「找事做吧？」他又說。

我說：「一點希望都沒有。」

「我有工作，你要做嗎？」他笑着說：「來！我們一起去談談吧！」

我呆子一般跟他走，後來走到一家小酒店裏，他揀一只桌子，我們坐定，他叫一瓶酒。他說有一個捕鯨隊要出發，還要請一個水手，請我去參加。

我說：「我牧師處簽過字，我決不能幹這事。」

我們還坐在那裏，他再三要求我，我也起勁的和他開玩笑。

不久，我覺着頭昏了，事情就不清楚了，也許在一張紙上簽字；直到那大副下令開船，我才醒過來。這樣，在一隻小小的捕鯨船上，流浪了三年。」

「太可憐了！」亞比蓋不自禁的喊出聲音來。

「多謝太太！」水手彭對她表示謝意。

「不要妨害他說話，」老祖父喊，我們都笑了一下。

他又繼續地說：「現在我想到這次航程，我像少活了六百年。我看看沒有辦法脫身了，便只得和伙伴們一同服務。有幾次晚上，我按住手在眼上，傷心的哭泣。我的加林獨自留在岸上的，沒有人照着她。」

這時，加林把手放在水手彭的膝上。

「我們在新貝爾福上了岸，我似電的飛到紐約去。我瘋人似的在街上跑。但是天啊！公寓已不見了，這屋子已改爲一家大公司了。我想公寓主人是有些名譽的，我去找他，也許在他的嘴裏，可以得點消息。誰知道呢，那公寓主人已死了十二個月了。我沒有方法了，於是我登報招尋，然而登了三個月，一些消息也沒有。那時，我覺得世上比我最可憐的人是沒有第二人了，我想等待車輛來輾死自己。」

「一天，我正在碼頭上走，忽然看見那壞蛋，我不知不覺一拳打到他頭上。我說：你這壞蛋，你既把

我騙上船，又把我的愛爾蘭女人拐走？」

他的拳頭似鐵錘的打在桌上，打得亞比蓋直跳起來。那杯麥酒也潑在桌上。

「先生太太！我太放肆了，請原諒。當時我真想把那壞蛋推到河裏，但是有一個警察趕過來捉住我，說我行兇，罰我五塊錢。我覺得五塊錢真便宜，打倒了那壞蛋。」

「我既得不到結果，只得回到海上去。以後，我每到一個碼頭，一定要去找她一次。有時把其他的女人看錯了。」

「一年過去了，千百碼頭過去了，仍是找不到她，我有許多機會可以做大副或船長，但是我都沒有興趣去做。」

「到了現在，一陣怪風，一陣最奇怪最可愛的大風，把我刮到這裏來，我真感謝牠！」

水手彭說完故事，老祖父去和他握手，又倒麥酒在他杯裏。

加林說：「整整的十年了。」

我們一聽到這句話，都熱烈拍手；老祖父更向這對飽經憂患的新夫婦乾了一杯，慶祝他們健康。他們倆並肩坐着，在一隻小檯子裏合飲麥酒，全屋裏，充滿了快活氣象。老祖父尤其高興，便把他一八一二年的戰功述說一遍，又唱了幾隻水手歌。

十點鐘了，我們才散會。老祖父直送到他們的旅館裏。

他對老祖父說：「先生！我已老了，我再不到海裏去。我決定停在這裏，我現在有三千塊錢，大概是終夠我們的使用了。」

以後利佛木斯鎮上又多了一位著名的人物。

和我們的住宅不遠，他在碼頭上買了一座平房。最有趣的，他屋子裏的陳設，和一隻船上差不多。他的門前豎了一根短短的旗桿，看去像船上的桅桿。

室內和室外，當然都像一船；一個海象的牙齒，一個鮫魚的顎，一個旗魚的鰭，這些佈置，你一定會認作在船上。

加林並不離開我們，仍在拿德公館裏服務。白天工作，晚上回去幫助水手彭整理家務。他的家庭裏不久又增加一隻漁艇，所以到了捕魚季節，他的收入是很可觀的。冬天閒着沒有事，他就結網，這是生意很有希望的職業。

水手彭更能到孩子似的歡心，在他熟練的手裏，一塊無用的木頭，會刻出屋子和人物。得到了一隻小船更是幸事，因為他不肯常刻，不肯賣買。有時遇到心愛的東西，常常送給我。不用說，我是他心愛的孩子。

冬天的晚上，坐在他舒服的魚船屋子裏，聽他講故事。夏天看他坐在門口搓繩，許多小臉圍着他，這是多麼有趣啊！

可愛的老水手，他的晚年生活多麼舒適，這全是他從磨難中奮鬥出來的。

## 一七 驚天動地的砲聲

水手彭一來，我回南去的念頭減少了不少。接着我們蜈蚣會裏，又幹了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在過去二十年中，利佛木斯僅有的幾件變遷中，有一件我認為很可惜的。本來河邊的路口，有許多拱衛市鎮用的漆鐵炮，後來不知為什麼把牠移去了，只有幾個木樁，雄偉的氣象一變而為寒酸，你看這是如何損失！

這些炮和利佛木斯的別件東西一般，都有歷史性的。自最後的一次戰爭以後，這些東西就一無所用。其實連生鐵都不如了。政府裏不要牠，市民也不要牠，牠們成了鎮上的廢物。

然而有一個異想天開的人，他要想靠這東西發財。他預備一齊買進，等戰時一起，他再賣出去。我們的雜貨店主雪刺司是多精明啊！

他很努力，把能買的舊炮買了來。不久，他的屋子裏堆滿了，空地上堆滿了，他真開心，他希望一日成為奇貨，他就發財了。

最後他賣了屋子，賣了馬匹，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他雖是破產了，他還百靈鳥似的快活。等着，等着，他失望了。他發了瘋，他依舊望着戰爭。臨死時，還喊着：「英格蘭……戰爭……不久以

後……囉雪刺司的財產。

這段過去的事實，是約瑟林小姐告訴我的。因為我沒有生在雪刺司的一個時代裏。

他死後，這些東西決定在拍賣的板子下。一切都賣出了，只有十二尊炮，沒有人家買，於是把牠們隱居在一個沒有船隻停泊的碼頭上。四季受夠了風霜雨雪。我們蜈蚣會的事業，就借用這十二尊炮。炮的居處，人跡稀少，很是寂寞，但是這個野草叢生，合於釣魚的地方，所以我們常來釣魚。

下午沒有課，我們便在那邊釣魚。這十二尊炮在我們的眼光裏，真是了不起的東西，如果他們會說話，他們一定有不少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但是他們終於吼叫了一陣，便倒在草地上，一句話也不會說了。

哈利司馬登巴萊克和我，一同在那裏釣魚。我忽然靈機一轉，想出一個方法來。

我一邊把釣竿慢慢收起，一邊喊：「多有趣味呀！」

「你捉了什麼魚呀？」哈利司問我，他回過頭來。

「不是魚呀！」我笑着說。「我說的是那十二尊舊炮。」

「舊炮有什麼好玩？」

「我要把牠們豎起來，裝上火藥，叫牠們吼叫一陣，不是很好玩嗎？」

我的說話，把他們的釣竿都收起來了。這般合胃口的事情，雖會不同意呢？



不一會，我們已把牠們小的一尊搬到適當的地位，他們忙着擦去那炮眼裏的銹，那鐵銹因年數多了，結得很結實，可不容易擦去。我們竟弄得騎虎難下，認為我們的力要白費了。

馬登說：「若有一只較長的錐子，我們的工作就容易進行了。」

我想水手彭是有這種東西的，便回過頭去，向他的前門上一看，看見那旗子在風裏飄着，便跑去把牠取了過來。不一會，果然把炮眼裏的鐵銹弄清了。哈立司在炮眼裏吹了一口氣，炮口裏透出風來，我們認為工作完成了，不久那炮可以放了。

當時，我們只希望放一尊炮，現在看看工作順利，把十二尊砲一齊放一下。於是我又向水手彭要了一根繩子，大家用極大的力量，把那些東西歪的舊炮拉到一處，把牠們排成一字形。不到日落，大部分的工作完成了，我們走的時候，用木釘麻布塞住炮口，以免潮濕浸入。

當初我們想嚴守秘密，後來爲了經濟關係，只得公開召集蜈蚣會的會員，召集一個會，這個計劃通過了。接着商議籌款辦法，立即議決，由會員自動認捐。我袋裏恰巧有一塊錢，便投在桌上。大家看我慷慨，便把我們的炮隊定名爲湯姆炮隊。我是如何的得意啊！

不久，我們已籌足九塊錢了。這錢並不小了。我們有了錢，又不敢一起去買大量的火藥，只得陸續分開來，你我輪流去買。買全以後，便藏在一隻小桶裏，去放在乾燥的地方。

炮已擦清，炮藥買全了，但還有一件放的困難問題了。白天不能放，必須在夜裏，並且要用火藥線

放。若不用火藥線，放了一炮以後，驚動人家，給他們捉住，事就危險了。

誰都不懂火藥線的事。

在書上，我們也看過，知道一分鐘的火藥線能支持一分鐘；加長一倍，也就是加長二分鐘。可是要實行起來，誰也不能夠了。我想到水手彭，就請他擔任這件事，我先是猶豫，不敢秘密告訴他。

這天晚上，我就到水手彭的家裏，去和他閒談，無意中我們談到火藥線的事。起先他沒有心思和我詳談，後來我把真話告訴了他，嘿！他畢竟是水手，他聽了我的話，不但不表示不肯，簡直高興得什麼似的，竟替我們預備火藥線。我還怕洩漏秘密，要他發誓，他都照我的說了，我才把任務交給他。

到了星期三，一切已預備妥當，我們準備當晚就發揮湯姆炮隊的威力。下午沒有課，全體蜈蚣會會員在我家馬房裏開會，商量最後的工作。事情是簡單的，火藥綫裝好了，只要有一個人去引火。誰可以做這工作？有人說炮隊是我名字，計劃又是我提出的，應當讓我去，又有人說事情重大，亞當年紀最大，還是讓他去，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最後決定拈紙團，這光榮的工作究竟應當誰去。

十二張紙團好，十一張空白，一張上寫着「我去。」摺好以後，放在帽裏搖了搖大家搶紙團。說來真巧，我竟拈到有字的一張。那時我的心裏，比定名湯姆炮隊時還開心哩！

黃昏一到，亞當溜到碼頭上，把藥線裝在炮眼裏，連着總線的一支小線，直通到高牆腳下，塞在一個小洞裏。這末以後，只等半夜到來，由我去點火。

十點鐘以後，利佛木斯的人們都已睡去了，到十二點鐘時，已像一座古墓。

我在這萬籟無聲的時候，下了床，溜出大門，像小鬼一般穿過靜寂的街道，來到高牆腳下。看清楚了小洞，跪下去，拿出火柴盒，擦了一根，點到火藥線上去。

洞口發了一陣火花，又黑暗了。我伏下身軀，向洞口張進去，看見火藥線還在發火花，知道不會失敗的，便從家裏跑去。心裏只怕那線支持不到預定的時間，先發炮了，把我轟在街上。但是，大概有幸運的神在保護我，我才到臥室，和衣倒在床上，連鞋還沒有脫去。「蓬！」第一聲湯姆炮隊開炮了。

我像小鼠一樣，靜靜地躺着，不上兩分鐘，第二炮又開始接下去了，連屋子都在震動。

利佛木斯鎮市醒了，大家打開樓窗，對街道問：「爲什麼？爲什麼？」

「蓬！」第四炮了。

我聽到老祖父在沿牆走來了，我急忙把外衣脫了，我還沒有把鞋帶解掉，他已摸到我的門上的開關。

我大聲說：「祖父！你聽見砲聲嗎？」

「怎麼不聽見呢？我的耳朵是好好的，但是只不知道爲什麼要開砲，你起來，快點穿上衣服，再預備另外的。」

「我快穿好了。」我的心上的如何合意呢！

「蓬蓬」接連着兩砲。

亞比蓋匆匆的開門，拿着一支蠟燭，急急地從走廊裏走來，還穿着睡衣。

「喔！嚇死我了！到底爲什麼？」

「我也想不出呀！」老祖父摸摸耳朵頭髮。

「蓬」又是一砲！

利佛木斯的人都已下床，一半男人已在街上東奔西跑。就是不相識的人，也在互相問話了，但是誰能回答這起因呢。

有人說利佛木斯受到襲擊。有人說世界末日到了，大家議論越多，也越摸不着頭腦。

這時，湯姆砲隊有規律的轟發着，鎮上紊亂的吵擾着，到處有人提燈籠亂跑。

警察派人到放砲的地方去探消息，可是不知道方向。

碼頭上單滿了硫黃的濃霧，離開砲位二三丈地方，擠滿三四百慌張的市民，但是誰也不敢走近去，那高牆倒塌了一大塊。後來好久不聽見砲聲，大家才敢跑近去。

砲聲一停，恐懼的心情一變而爲忿怒，大家不禁異口而同聲地說：「誰做這件惡作劇？應當嚴厲的罰他！」

警士們雄糾糾的看守這塊地方，市民成羣的散去，然而大家猜不出這個謎。

那晚上不再有砲聲了，但是胆小的人還合不攏眼睛。我胆子並不小，也不會睡去。有時雖倦得要閉眼睛，可是給自己的笑聲笑醒了。但是天亮了，我疲倦得耐不住了，便不知不覺地睡去了。

罪犯的心靈裏，隱藏着一種魔力，會自自然然引誘他回到出事地點去，所以我一穿好衣服，就奔到碼頭上去。亞當，哈立司及其他的同犯都已先到了，我們擠在看熱鬧的人堆裏，假裝糊塗，問長問短，實在要笑出來，硬着嘴吞忍住了。

高牆已零落得不成樣子，十二尊大砲已四散飛開，碼頭上留着許多窟窿。沒有一尊砲還保持原狀的。有一尊已裂成兩半，還有三尊，玩得太高興了，倒在碼頭下的泥灘裏。

亞當低低對我說：「幸虧用火藥錢，否則你的身體要轟得變灰了。」

砲壞了，倒沒有關係，最不幸的是有一塊鐵片竟把水手彭家的突出的烟窗帶走了。起先他非常忿怒，但後來想到自己裝的火藥線，他一句怨言也沒有了。

第二天，他用一個洋鐵管代替了失去的煙窗，於是他的住所住宅更像海船了。

這件是大大事，市政當局不肯馬馬虎虎，他們一定要懲罰那肇禍的人，以戒將來。他們出了賞格，叫市民認真查訪；還說有人自首，可以赦他無罪。但是蜈蚣會決沒有這種卑怯無恥的會員。

於是有許多不幸的人做了嫌疑犯，砲台的守兵赤鼎子，最後又疑心水手彭。

「天火燒的！」他沒有忘記他句誓言。他說：「我活了六十多歲了，竟幫他們做他件事，我竟糊塗

得如此！太荒唐了！」

水手彭當然不能把自己的烟窗轟掉的，所以經手辦這件事的哈格脫律師，只得登門道歉，承認他們自己誤會。

最後，他們又疑心到我們，因為他們在碼頭上拾到了我們遺失在那裏的一把小洋刀。但是我們是孩子，那有這許多錢買火藥呢，於是這有力的說話，做了我們的辯護。

疑心到了真正的罪犯而放棄，這件事當然永遠找不出主人來的，現在我和盤托出，他們要罰，除了哈立司以外，所有蜈蚣會同人大概活的還多，可惜二十年前的舊事，沒有人肯認真去辦理了。

## 一八 冒險去嘗試一下

熱鬧的事件一去，那寂寞冷靜的生活又擺在我的前面了。

我爲了經濟的關係，更使我寂寞。小朋友們！你們知道經濟困難的一句話嗎？

倘若你在街上閒散，看見一家玩具店，他的櫃頭裏，陳列着花紙，銀盒，爆竹，小刀……許多許多你心愛的東西，但是你只能看，沒有錢買。再你欠着一個小朋友二角五分錢，或者再多一點，他限定你星期三還，但是日子到了，你的二角五分錢還沒有着落，到這時候，你才明白這叫做經濟困難的。

孩子們有這種困難，大人們更有這種困難。尤其是商界裏，有了這種情形，就引起所謂經濟恐慌。

的那一回事。一個人不能還他人的債，就引起第二人的破產。同樣第三人第四人接踵而破產，終於極大的資本家，也發生恐慌。商業信用一發生動搖，一般經濟能力弱的商人，當然站不住了。

這種商業的經濟恐慌，累得我爸爸的銀行事業一敗塗地，幾乎不可收拾。

終算幸運，清理債務的結果，還贖幾千塊錢，所以他想回到北方來，進行小事業，但是理清那一篇糊塗帳，不是便當的事，他還要留在南方一個時期。

老祖父也受到這次經濟恐慌的影響，他的損失，我想也是很大，但他不常提起，因為他是一個潑得翻豎得起的人物。

他說：「唉聲嘆氣有什麼用？」

銀行倒閉了，接着又是一個壞消息，說新奧爾良發生虎疫，這可真叫我們急死哩！

很早報上有消息傳來，可是雜亂的很，所以有人不相信，但是接到媽媽的信以後，使我們再不懷疑了。那疫來勢猖獗，醫院裏住滿了病人，每一隻船出口都擠滿逃病的人。我爸爸事未了，只得留在那裏；如果他在那時一走，那末半生的心血，要半個錢也不值了。

爸爸因事不能動身，我們只好等待南來的消息。第二封信說爸爸媽媽都平安；第三封信，可不好。了。爸爸的事務因關係複雜，而且有一部分人因疫逃走，一時不能結束。當初他說三個月北回的消息，現在可沒有一定的時間。

這消息，又引起我到南方去的念頭。老祖父已禁止過我，何況現在南方虎疫猖獗，當然更不肯給我回去了。但我已有了決心，是怎樣也不肯改變的。

逃亡，是我家男子的天才。我當然也不會沒有這種世傳的特質。我也想像逃亡了。

一個人或一個孩子下了決心做一件事，自然有機會來找他的。

一天，我隨便翻閱螺螄報，就看見這麼一段廣告。

勞林船將於七日駛往新奧爾良，現欲招請一位能幹的水手和一位伶俐的小僮。有意者

請於四日內到波士頓××公司接洽。

我身邊只有四元六角二分錢，本生正想不出正當的用度，現在一剎那間給我出來了——到

勞林船上當小僮去。

我和胡椒粉是極知己的，當然是個計劃也告訴了他。而且他知道了，將來勞林船遇到了風雨，我的下落就不致沒有人知道了。

出於意外的，胡椒粉搖搖頭，說了許多話阻止我。他又說小僮的任務很低下，常常要受船長大副的脾氣。但胡椒粉無論他怎樣恐嚇我，可是我一些沒有動搖我的主張。

因為時間催促，廣告是說明只有四天，又怕別的孩子捷足先登。

我立刻整理行李。四件襯衫，半打硬領，一塊鞋匠的油，七雙襪子，用一塊手帕包好放在倉庫裏的



地板下。

我打定主意趁末班火車到波士頓去，那末使老祖父追不着我。末班車又是在下午四點鐘開的。這天我不會吃早飯，就是中飯也吃得不多，恐怕露出破綻，所以吃飯的時候，老祖父和亞比蓋的臉，看也不敢看一看。

時間差不多了，我就溜進倉庫，把包袱拿了出來。臨走時在吉卜賽額上吻了一下。牠把舌頭舐我的臉，表示親熱。這一舐可比胡椒粉恐嚇我的話還有力，我幾乎打斷了到新奧爾良去的念頭，來回走了二次，再一次，我拍拍牠，決定走了。

到了車站，買了票子，急急的上車，怕有人碰見，低下頭坐着。

火車走了，我才抬起頭來，吐了一口氣，才放心的向四週看去，忽然看見後方第五個坐位上，水手彭坐在那裏看螺螄報！

看報，在水手彭是一件煩難的工作，他要用盡全付精力，像和一隻猛虎戰爭一般。我們只要看看他的嘴唇和滑溜溜的眼睛，就知道他是在掙扎。我想他一定沒有看見我，但他爲什麼到波士頓去？我再沒有心去想這個問題了，稱他沒有發見我以前，我輕輕地溜到另一節火車裏去了。

水手彭也在火車上，這太兀突了。什麼事他要到波士頓去？他在陸上住厭了，想到海裏去活動活動嗎？也許是這樣，我這麼想着，不時去偷看豆門，希望他不要過去。

經過了二小時，到了兩個站，我緊張的神經已安靜了些，但仍疑心有人跟着我，無意中回過頭去，水手彭可在離我不遠的坐位上看螺螄報了。

我的心在亂跳，我料定他在有意跟我，不過我還懷疑他是無意的！他看見我爲什麼不過來說他不看見我嗎？你爲什麼跟着我？我想那也許不是水手彭吧。我又偷偷地去看他一眼，但眼睛告訴我，他確實是水手彭一些也沒有看錯的，再使我不明白的，他爲什麼不來看我。

報紙上的文學，對於這位水手是極有催眠力的。我一刻不去看他，他已低頭睡去了。我真寬心，希望他到了波士頓還沒有醒來！

車子經過許多小站，現在已到波士頓站了，他還在打鼾聲，我急着拿包袱下車，走出車站沿第一條街道急急走去。

這條街很狹，可是很熱鬧，往來車子很多。我在人羣中擠了一會，才覺得車站距離還遠。這時我緩着脚步，吐一口氣，想在大商店階石上坐一會，但一抬頭，看見街對面的水手彭。

我立刻用盡腳力跑去，但是終跑不過他。跑了一段，我跑不過他了，因爲我怕一家當我小賊，其實我提着那怪樣子的包袱，就是不跑，也很有做小賊的資格了。

跑雖然不跑了，走仍在慢慢的走，我大大方方的走了一二里！他也跟了一二里，他不比我快，也不比我落後。我想他既不肯放走我，還是回頭和他打招呼吧！

「水手彭」我說：「你是在跟着我嗎？」我說時十分莊嚴。

「是的小朋友！我在追跟你。」

「有人叫你跟我嗎？」

「有人的。」

「是老祖父嗎？」

「當然呀！」

「老祖父叫你帶我回利佛木斯嗎？」

「是的。」

「他難道不管我願意不願意嗎？」

「那是當然的。」

沒有話可說了，我咬咬嘴唇，憤恨極了，沒有辦法，只得隨水手彭的便了。我若真的逃走，他一定會捉住我。

這天晚上，我們已不能回利佛木斯，他就帶我到火車站附近吃點心，又找一家近車站旅館住一個晚上。

一個充滿霉氣的小房間，有兩隻帆布床，一些合於簡單實用的傢具。壁爐架上有三隻粉紅色的

大貝母殼，原來這家旅館的主人是水手彭的老朋友。

我的心裏是軟了，但對水手彭的態度可很強硬。我也知道我心裏的苦悶，便和我說笑話；但是我板起面孔，不去理他。他又要和走棋玩紙牌，又答應我去看戲，但我還是給他一個不理。

這冷酷的態度給水手彭傷心了。我們從見面到現在，都是親親熱熱的，如今變得這般模樣，我也有點不好意思了。其實我心裏是愛這個老孩子的，只是一時弄強了。他沒法可想，就自己叫了一瓶啤酒，倒一杯給我吃，我有愛無意地接受了。喔！他真高興，他拿啤酒狂飲。

酒烟的交換，我的脾氣和緩了許多。可惜看戲的時間過去。我眼不轉神的釘住那副舊紙牌，他知道我的心裏，馬上拿了過去。

玩紙牌容易熱鬧的，我們在燈光下談話，玩笑。後來他告訴我，我到波士頓來，和老祖父還賭咒呢。我祕密的怎麼給他知道的，他不肯說出來，他只說，老祖父聽到我要逃走的消息，大笑了一聲，不肯相信，水手彭可肯定說我要逃走的，於是老祖父和他賭了一塊錢。他所以不在利佛木斯車站把我拖回來，大概是爲了這一塊錢吧。

我問他爲什麼不在第一站把我拖下車子，那時我們還可以坐四點三十分的下行車回利佛木斯。他說，他的票子是到波士頓的，怎能中途下車呢？他們水手最看重信用，和人家訂了契約，決不後悔。他把車票當股票看待了。他真不懂陸上的事情了，我睡下的時候，還大聲笑他。

燈火熄了，他還時時來摸我，他還怕我逃走哩！

眼睛一閉，就做起亂夢，我似乎在做小僮了，所以水手彭明天早上喊我「動身了。」我還以為在夢境裏。

他用力搖着我，才把我搖醒。我用力睜開眼睛，向他呆視着，好久好久，才明白剛才才是個夢。

「湯姆！怎樣了？」

這真叫我難回答他了。

清醒以後，想起回利佛木斯，不禁打了個冷戰。怎麼去見老祖父？怎樣去見亞比蓋丹布爾學校的同學，會怎樣的注意我？

甯想起來了。康威羅傑一定要用冷笑來對付我！哦！我提不起手脚，在床上躺了一會。

沒有水手彭在身邊注意我，我一定又要逃走了。

這家旅館，不給我們早膳，我們洗過臉就動身到車站上去。在一條彎曲的街道上，買了些點心吃。一條街上許多店舖，還沒有開門。有的，只有少數的學徒正在開排門。

上車以後，我坐在靠窗的一個座位上，水手彭和我坐在一排，寸步不離，使我不容易逃走，不一會，車中坐客已滿，我很擔心，不知道我的舉動有沒有給人看出，我是一個逃走了再給人拖回來的孩子。我座位隔壁是一個近視眼，他不絕地回頭來看我，我知道我的臉孔張得通紅，我再忍不住了，我

把身體挨近玻璃窗，頭伸出窗外。

汽笛一叫，車子走動了。我和水手彭一句不談，我只呆呆的望着窗外。

忽然我想起了胡椒粉，我非常憤恨，除了他還有誰把我的秘密說出來呢！奸刁的胡椒粉！一站一站過去，我的心越發急，好像熱鍋上的螞蟻。

水手彭似乎猜透了我的心事，安慰我說：「你放心，老祖父決不會爲難你的。」

這是不成問題的，老祖父決不會打我，使我受到肉體上的苦痛。但是我發覺我自己的愚蠢。

我們到了利佛木斯，下了車，看見月台上沒有老祖父的影子，這可出於我們意想之外的。水手彭很注意車站上的人羣，他是在找老祖父。嚙！老祖父倒看不見，康威却給我看見了。當時他如果看見我，知道我的秘密，取笑我，那我的肚子怨氣，一定要發在他身上了。

到了拿德公館，老祖父自己出來開門。水手彭舉起右手，行了個軍禮，對他說：「我們從波士頓回來了。」

老祖父點點頭，態度很冷淡。最使我吃驚的，他竟走過來和我握手。

我真料不到他的，他的眼淚——那些無論怎樣痛苦也不肯流的眼淚——不禁湧出來了。

老祖父面上的神情，我看了一眼，又是嚴肅，又溫和；他不發怒，不罵我。我跟他身後走到休息室，隨他指給我的一隻沙發上坐下。他在圓桌旁邊呆呆的站着，不知他在想什麼心事。後來，終於在他的

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

一封塗着黑框的信。

## 一九 悲慘的別離

這時，我就知道發生事件了。但究竟是誰呢？媽媽嗎？還是爸爸？！我真不願回想那時的疑懼的心情了。

看完信，知道爸爸已死在新奧爾良。報告壞消息的這封信，還是昨晚到利佛木斯的——我趁着上行車逃走，牠趁着下行車趕來，我們會在路上遇着。

我一定要談一談那個多事的晚上。晚餐的時候我失蹤了，老祖父就疑心到真的逃到南方去了——水手彭的不見又使他的懷疑充滿了可能性。我明白已乘車逃走，而水手彭是跟着在追我。

那時利佛木斯和波士頓之間，還無電訊交通，所以老祖父除了等待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雖是還有一次郵件送往波士頓但也沒有辦法了。

女婿死了，女兒還沒有回來，孩子又逃走了；這一晚給這位老人的，是如何難受啊！好在他知道那忠心的老水手，決不會放我吃虧的。就是一時的逃走，遲早會把我找回來的。

當我們第一次早車回利佛木斯時，他並不表示吃驚。

我們進了休息時，只贖我們兩人了，他把信交給我，我已看出是媽媽的字跡。

他本想把信讀給我聽，但只讀出發信的日期。

他說：「湯姆！我不能讀了。」他說完低下頭去。

他把信給我，我呆呆地接了，便到那間會經度過不少快樂光線的房間裏。

接信以後的一星期中，我的腦子是昏昏沉沉的，我覺得日子過得非常之慢。有時竟想不通我遭過的厄運，我心上從未有過的愁悶。我一有空閒，總是在房間裏，或花園裏。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悲傷的心情，漸漸地緩和了。以後我一看見歡天喜地的孩子跟在爸爸的身後，或一同走着，就注意的對他們看，覺得我已失了親愛而嚴格的伴侶了。

一個晚上，老祖父笑容滿臉地拿一封信給我。我媽媽已到紐約，明天就能和我們見面了。老祖父預備和我一同到波士頓去接媽媽回來。我們握住媽媽的手，很是快活的。

一切的事情都變了樣。我們要和律師商量，在契約上簽字，要同家人通信。因為爸爸死後，他經營的事業，還是非常紊亂。等一切事辦妥了，我們天天晚上聽媽媽告訴我別後的情形。

她也提到克陸媽媽和小歲姆。據說小歲姆在十個月前換了主人，在巴黎附近種植甘蔗。他過不慣那種生活。逃出去，不知怎麼竟流落到了加拿大，寫了封無禮的信給他的新主人。克陸媽媽依舊在南方，被一家醫院裏顧去做看護。



我對於這種零碎的消息，感到很有興味，在一般離家的孩子一定也是這樣吧？

我父親死了以後，就沒有上學，後來再二的考慮，決定不再上學去。

老祖父很想實現他女婿的希望，叫我進大學，但是因經濟關係，不能進去。老祖父也擔負不起這筆錢。

正在思慮的時候，我的叔父自紐約寄來一封信，叫我到他的會計室裏去服務。我想我若進大學，只靠老祖父，這不是長久之計，況且畢業以後，還沒有一定的工作做。現在又可以自立，不是節省時間金錢嗎？雖然大學的夢，做了好幾年，但只得割愛了。

我既決定，就到紐約進叔父的會計室。叔父所以這樣急急的叫我去，他希望我變成一個好好的商人，不要我做一個詩人。因為我會有不少的詩，在螺螄報上發表。

我們決定以後，媽媽同我一起到紐約去。

胡椒粉一聽我要走，急得什麼似的。水手彭也不願和我分別。他依依不捨的神情，真使我不能用筆來寫了。

當我行走的時候，我看見我的小行李搬上馬車，對舊生活就格外的懷戀，對新生活更疑懼了。一時湧上心頭，我的眼睛模糊了。看不見那時來送行的蜈蚣會全體同志，以後其他丹布爾學校的同學。馬車駛到街道的轉角，我從車窗裏望着水手彭的住宅。

我想：「我是離開利佛木斯了，什麼時候我再來呢？」

## 二〇 最後的結果

當我結束了利佛木斯的學校生活的時候，我的行為差不多完全有了改變，而我也不是一個普通人所稱的「頑童」了。

以後的新生活，和本書敘述的一切故事，沒有很大的關係，用不着在這裏說述，不過我還得要提到的，在上面說到的幾個人物——吉卜賽當然是其中的一份子。

而且，大家既然跟我做了不少時候的同伴，對於幾個我和他們一起的人物的後來情形，也一定有所牽念的。現在我開始先說吉卜賽吧！

我離開利佛木斯一月後，老祖父有信來通知我，說他已跟吉卜賽分手了。

當初，我會和老祖父約定了的，要把牠賣到馬戲班去，果然，現在我已實現了這個願望，牠就要去度過那種走江湖賣技藝的生涯。牠也不出我的意料，曾經學會許多驚人的技術，而成了江湖上聞名的人物。

幾年以後，在一個市鎮上，她在那裏獻技，我還是在街上讀着戲院張貼的廣告：

「阿刺伯的小馬

——巧立伽！——經王子丹馬薩養過三年；

「現在有驚人的演出！」

「真可惜，我不會知道那廣告上的丹馬薩王子，就是指着我說的，因為沒有去一飽眼福；我只希望那位班主，不要毀壞牠的一生。」

說到亞比蓋呢？她料理着老祖父的家務，直到死了為止。據醫生說：她是早死了；而她的死，都是爲了多喝了和着藥水的沸水的緣故。在她死後，檢查她的臥室，那架子上，還留着八十七個小空藥水瓶。老祖父在加林死了以後，常常到紐約來，跟我們同住。而水手彭，因爲加林去世了，因此感得十分寂寞，六年以後，也就死去。當他逝世的時候，會遺囑把他的屍體丟在海水裏，不過老祖父却並不會這樣做，他把水手彭葬在加林墓邊，而在墓石上刻着一個鐵錨。

我離開利佛木斯的時候，會和胡椒粉不時通信，然而後來却逐漸減少了，終至雙方都斷絕了音信。而亞當，哈立司，馬登，巴萊克……也都一個個畢業了。胡椒粉也出去研究法律，從此蜈蚣會解散了。沒有人再把鎮上的消息來告訴我，而鎮上也根本沒有值得我知道的大事。

一個國慶日晚上，丹布爾學校因一個爆竹失了慎，於是格陵蕭先生也就脫離了教育界。他結了婚，過着幸福的生活。康威和羅傑合移開了一京雜貨店。後來我到利佛木斯去，曾在他們的店門前走

過，我當時很想進去，和他握一下手，問他是不是再要跟我決鬪。但是我卻不會進去，只望見他們秤糖給顧客。我可以打賭，他的秤棒，一定不會實足。

最後，我要說到老祖父的事了。

使我快樂的，他還康健，他說述一八一二年戰事的功績時，雖然沒有以前那樣的精神，但是依然很樂意說述。但是次數却增加了起來，而內容也逐漸改變了。

每逢夏天，他住在利佛木斯，冬天却到紐約來；他是利佛木斯最年長的老前輩。我祝福他長此壯健，希望他能再佔有這頭銜五十年。

如今，頑皮孩子的故事結束了。他實在並不是一個怎樣的壞孩子，在本書開端時我已經這樣說過，現在，讀者總更可以明白了！

大眾	民間故事	(一)	一册
大眾	民間故事	(二)	一册
大眾	民間故事	(三)	印刷中
大眾	民間故事	(四)	印刷中
風趣消 閒讀物	新奇笑話		一册
勵志	孤兒漂流記		一册
勵志	苦女成功記		一册
勵志	蠻荒歷險記		一册
勵志	勇敢少年		一册
勵志	愛國的孩子		一册

嘉祿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版

少年讀物 頑皮的孩子【全一册】

實售國幣

譯述者 余 鉞

出版者 周 嘉 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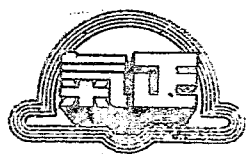
總經售 嘉 祿 書 局

經銷處

正氣書局	匯文書局
育才書局	普及書局
文益書局	文光書局
春明書局	建文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59  
4